LONG
SKINNY
LONG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长裙与围巾与变脸的亮相(1)
- 第2节：长裙与围巾与变脸的亮相(2)
- 第3节：长裙与围巾与变脸的亮相(3)
- 第4节：长裙与围巾与变脸的亮相(4)
- 第5节：长裙与围巾与变脸的亮相(5)
- 第6节：嚼舌根的时候请注意交通状况(1)
- 第7节：嚼舌根的时候请注意交通状况(2)
- 第8节：香烟是坏女人的坐标(1)
- 第9节：香烟是坏女人的坐标(2)
- 第10节：香烟是坏女人的坐标(3)
- 第11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1)
- 第12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2)
- 第13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3)
- 第14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4)
- 第15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5)
- 第16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6)
- 第17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7)
- 第18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8)
- 第19节：岔路口是地缚灵的礼物(1)
- 第20节：岔路口是地缚灵的礼物(2)
- 第21节：事故二：比流氓更流氓的反流氓(1)
- 第22节：事故二：比流氓更流氓的反流氓(2)
- 第23节：事故二：比流氓更流氓的反流氓(3)
- 第24节：事故二：比流氓更流氓的反流氓(4)
- 第25节：事故二：比流氓更流氓的反流氓(5)
- 第26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1)
- 第27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2)
- 第28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3)
- 第29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4)
- 第30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5)

- 第31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6)
- 第32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7)
- 第33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8)
- 第34节：人性光芒万丈照四方（啥）(1)
- 第35节：人性光芒万丈照四方（啥）(2)
- 第36节：考试是一生未完结的诅咒(1)
- 第37节：考试是一生未完结的诅咒(2)
- 第38节：考试是一生未完结的诅咒(3)
- 第39节：考试是一生未完结的诅咒(4)
- 第40节：考试是一生未完结的诅咒(5)
- 第41节：考试是一生未完结的诅咒(6)
- 第42节：长裙下埋着腿毛（揍）(1)
- 第43节：长裙下埋着腿毛（揍）(2)
- 第44节：长裙下埋着腿毛（揍）(3)
- 第45节：事故四：罗素是怎么死的？(1)
- 第46节：事故四：罗素是怎么死的？(2)
- 第47节：算是恋爱故事吧一：马柯思的春天(1)
- 第48节：算是恋爱故事吧一：马柯思的春天(2)

第1节：长裙与围巾与变脸的亮相(1)

（一）长裙与围巾与变脸的亮相 [1]

开学第一天，罗素就成了焦点。

倒不是因她有多漂亮--我们的专业是文科类，女生比例占压倒性优势，美女资源因而也比较丰富。在她进门之前，我已经看到了好多张闪耀着迷人光彩的脸了。

然而，罗素走进教室的那一刻，所有人的注意力，还是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她身上。

--她穿一条雪白轻纺及地的长裙，直发过腰，飘飘欲仙。

几年后，我坐在回家的火车上，看车窗外的景物慢慢向后退去，加快，又加快……

所谓"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青春"，竟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挥霍--随着越变越小的钢筋混凝土森林，渐渐离我远去……

一切结束的时候，难免怀念开头--小说，戏剧，乃至生活，莫不如此。于是我转过头去，向罗素提起她这第一次亮相。

我的语气是感慨的，词句是怀念的--虽然过了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事，可那惊鸿一瞥的仙风道骨，依然刻在我的脑海里，每当夏日的傍晚，袭来丝丝凉风，便会有一方洁白的裙角，扫过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说这话的时候她正横在我对面的座位上，抱着靠枕挖着鼻孔磕着瓜子戳着NDSL[2]的触摸屏。我的抒情工作刚进入正轨，她就支起脑袋给了我一个鄙夷的眼神："仙风道骨？电风扇开大了吧？"

"不，那时候新教室才刚启用呢，还没装电……"

"我是说，"她拿着触笔指了指我身后，"你那电风扇开大了--脑子吹坏了吧。"

"……"

我默。

她重新把自己摊平，跟着游戏的音乐，有一搭没一搭地哼着，间或走调。--然后弓起左脚，随着欢快的音乐，用脚丫在右脚的膝盖处挠来……挠去……

扭曲的歌声和繁忙的脚丫，在我的大脑皮层上，和记忆里那白得透明的裙摆和柔顺飘逸的长发重合在一起，酝酿出一种，类似于纳豆或是臭豆腐或是榴莲那样，让人无所适从的味道……

--说起来，我是为什么和这种……咳……这个人熟稔起来了？

想……不起来……

追溯记忆的源头，只有一抹张扬的裙角……

"喂，"我伸脚踢踢她，"女的，话说我们怎么熟起来的？"

"死孩子，别把蹄子乱伸，"她一巴掌拍开，"我【呲--】你个忘恩负义没良心的，老娘可是在大太阳底下给你丫当了十三趟搬运啊！这会子居然……"

哦，对了，想起来了。

不知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穿着长裙的女孩子都是纤细柔弱的。

见到罗素的第二面，她就用实际行动让我真切地认识到"以貌取人"是落后的、愚昧的、不可取的。

第2节：长裙与围巾与变脸的亮相(2)

那是报道第二天的下午，我因为入学成绩相对优秀，过往经历比较光鲜，在学习还没开始之前，就被一块叫作"学习委员"的劳碌砖头砸中，奉命去和刚运抵的课本们打交道。

望着堆得像城市垃圾一样的课本军团我绝望了。

想我虽不算"弱质"，到底是一介女流，只身徒手对付这么一大摊子……不但有难度，而且非常有难度--可我是外地生，我们学校考进这大学的也就我一个，人生地不熟的，这报名才第二天，班级里同学的脸在我脑海里都还是空白的鸭蛋状态，尚未具现化成五官，想找人帮忙一时间也不知道上哪去找。

到底是面子浅脸皮薄，纠结了半天，我还是决定遵循开国元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用双手直面这惨淡的人生。

还没走到一半我就后悔了。

教学楼和宿舍区之间的距离仿佛无限地拉长，而我的步幅似乎无限缩短。宿舍楼的红屋顶犹如海市蜃楼，前一刻还在我面前欢欣地跳跃，后一刻定睛看时却又隔着天堂与地狱一般遥远的距离……

手腕在柔弱地哭泣，手肘在大声嚎啕，肱二头肌愤怒地站起来吼叫着抗议--望着那近切而又遥远的红屋顶……说不定我走到那里的时候，会被这四捆书的重量拉扯得犹如刘皇叔一般"双手过膝"……

雄性生物们手持球类，从我身边擦过，一群，又一群。

他们的欢声笑语在我耳边回响。

汗水从睫毛上滴下来，滑进右边眼睛里，咸咸的，扎得眼睛很疼。

"喂！你！"

似乎有什么人在叫什么人，烈日烤得我脑袋晕晕的，听不太清楚。

然后猛地，一片泼辣的颜色出现在眼前，堵住了去路，我惯性向前，一个跌趔，几乎跌倒--抬头看时，正是罗素。

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叫罗素，在我脑海里蹦出来注解是"昨天那个穿长裙的"。

今天她也依然穿了条长裙，黑底，大朵大朵红的黄的扎染花朵，在明媚的阳光下艳丽得几乎跳脱--以至于我已然想不起她上半身是什么装束……坦诚地说，个人觉得，除非裸奔，否则在那样的裙子上面无论穿什么都不会有人注意的……

"喂！叫你呐。"她没有挪开的意思。

"啥？"我歪着脑袋看她--已经没力气多做争执。

她指了指我，"一个人？"

我无力地点头。

又指了指我手上的书，"拎这些？"

复点头。

她二话不说，脖子上围巾一解，向地上一铺。--我这时才看清，她的脖子上，原绕着一条将近一米八长的黑底大围巾。

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想她要干嘛，她已经从我手上抢过三捆书，围巾一裹，"嗨咻"一声扔在肩上，扭头拔腿就走。

第3节：长裙与围巾与变脸的亮相(3)

不久之后，我见她和班里男生掰手腕，被人连连轻松压倒，才发现她的力气也不过只是那么一点点。

几个月后，我才看清她那条黑底的大围巾上面绣着金丝的龙，纯丝制作，双面苏绣，整个图案形象逼真，刻画生动，主题明确--没错，每一根丝线都在叫嚣"我很贵我很贵我很贵"。

然而那一时那一地那一刻，我什么也不知道。

只是呆呆地立在原地，看着她狭窄的背影、佝偻的脊梁、肩上黑色的大包袱和腰线下起伏的裙摆--空气里布满着男生们的嬉闹，女生们的笑语，情侣们轻盈的自行车的叮当声……

"哎呀，你看那个人！"

"啊？哈哈……好像捡破烂的老婆子！"

"还穿这那样的裙子，哈哈……"

--这一切，对罗素来说，仿佛都不存在。她只是拽紧了那个大得和她的体积不成比例的包裹，迈出长得和她的身高不成比例的步伐，笔直向前。

喧闹的长裙，在灼热的艳阳下，开出绚烂得近乎诡异的花朵。

--走了十来步，她转回头："咳，那啥……送到哪里来着？"

搬完书我妄图请她吃饭--未遂--锁上门转头她已经不见了。

往楼梯那一探头，还能看到半条裙子尾巴，听到"副本来不及了啊啊啊！"的惨叫在楼梯间里回响。

"同学，你的名字……"情急之下，我嚷。

"我叫红领巾--"

"……"

忽然觉得，这个夏天，真的有点冷。

知道罗素的名字，是两天后的事了。

那是星期六的中午，我早上去熟悉校园，吃了午饭回宿舍，刚推开门，就发现一个脚丫子在门口徜徉……呃，"徜徉"显然是过分文雅了……实际上，那只脚丫子--上面还有毛--正像一只出水螃蟹一样，肆意横行。

……呃……那个……虽然我们宿舍是四人间，但我听说，其他三个都是本地人，在正式开学之前应该不会搬进来才对，这脚丫是……

我背后一凉--抬头细看……哦，还好，脚丫上面还是连着腿的……腿上也是……连接着身体的……

只有个背影……一头及腰的乱发披散着，整个人基本上笼罩在横七竖八的头发里，也看不清楚穿的是什么……

"我说……"

虽然是自己的房间，但……总觉得，就这么进去好像有点……

"啊？"脚丫的主人声音豪迈有力，"进来吧房门没锁……"

说话间那只脚丫已经从门的最左边，爬到了门的最右边--正准备拐回去。

"哦，好的……"

我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个脚丫的行动路线，走进房间里，"啊，是你！"忽然记起了这个声音，"前天真是谢谢……"

"啊没关系不客气你好我是罗素今年大概和你一个宿舍请多关照。"她死盯着面前的电脑屏幕，一只手在键盘上飞速的摁着，另一只手以我难以想象的频率戳着鼠标--一口气把话说完，以迅雷不及网际快车之势转过头来对我"嘿"地龇了下牙，又转过头去。

第4节：长裙与围巾与变脸的亮相(4)

我愣在原地，看她一头乌黑的散发在空中乱舞，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半晌才问："那个……您这是在？"

"打游戏。"她简明扼要。

"不，我是说……"我看了看她那依然爬行在宿舍门口的脚丫子，"你的……脚？"

"啊，刚刚有个橡皮擦掉下去了。"她随手抓起摆在桌边的可乐瓶子仰头，"什么啊居然没有了--啊！！！"

一声惊世骇俗的惨叫。

我吓得差点没脚一软趴在地上，"怎怎怎怎么了？"

"我的大法师啊呜呜呜……"她伏在桌上埋头嚎啕如丧考妣。

"啊？"

她的悲伤和绝望如此突然却真实，让我措手不及，急忙凑上去拍她的背，"别哭别哭没事的……"

她抬起头，吃惊地望着我，眨巴了两下眼睛，忽然"噗嗤"一声，接着是"哇哈哈哈"地一阵乱笑，笑得我莫名其妙不明就里只能木然呆立，"哎呀乃增口爱~--内啥，以后……嗯，刚刚那个情况，就当啥都没发生，让我吼两声就过去了。"

然后偏头，咧嘴笑，看着我。

她的牙很白，笑起来很好看。

我像一根木桩一样定在原地，"什么啊这是什么情况我该做点啥？！""这个人的精神真的没问题吗？""我的人身安全有保障吗？"之类的字句在我脑中上下蹦跳、左右奔跑、来回盘旋。

"啊，"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站了起来，"我叫罗素，从今天开始是你的室友，请多关照。"说着居然鞠了个标准的六十度躬。

冷淡的敷衍、彻骨的悲怆、狂乱的欢笑和恭谨的礼仪--半分钟之内这个人脸上变了四种截然不同的表情，我的情绪跟着她从南极越过

赤道飞到北极，而且还飞在对流层。

不管怎么说，长期的中国式乖孩子教育让我的身体在第一时间自动作出了尽可能合理的回应："呃，你好，我叫康德。"

--我必须声明我真的尽力了，尽管我的声音听起来依旧很奇怪。然而一个人的声音里如果一次性包裹了感激、好奇、恐慌、莫名、外星人（？）、激动、饼干好吃吗（？）、趴地观望以及等等其他诸如此类纷繁复杂互相黏合并排斥着的情绪，大抵上也绝不会比我再正常好听到哪里去的。

"康有为是你的……？"

她一双大得比例失调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左眼珠里写着"别隐瞒了"右眼珠里写着"我看穿了"，眉间横批"有奸情！"

"啊？"从小到大，我因为这个比较偏僻的姓氏，被人问了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本来已经答得顺口了，只不知道为什么，被她那黑黝黝的大眼睛这么一瞪，竟一呆，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啊，不是，只是同一个姓而已，没什么特别的关系……"

"嘁……"她一叹，仿佛有点泄气，伸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孩子，下次再有人这么问你，你就这么回他："康有为算个鸟啊！康熙是我小弟！""

第5节：长裙与围巾与变脸的亮相(5)

说完她又一次偏头，咧嘴，带着期待的目光望着我。

我在她墨玉一样的眸子里看到自己骇然木讷的脸。

--呃……我该用怎样的表情来面对现在的状况或者说……她到底在期待什么呢?

身为一个在"应试教育的光芒"中沐浴了整整十年，身心遵循"五讲四美三热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准运行的社会主义四有好青年，我在脑子里翻了又翻，也没能找出应对现状的可行方案来，所谓老革命遇上新问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呵呵。"

我采取了最保守的回应方式：傻笑。

下一秒，罗素的反应让我知道我摸错了石头：她眼睛里从期望到失望的跌落如此急促，以至于她的眼珠颜色都变浅了："啊，哦，那啥，如果没别的事的话，我继续游戏了哦。"这句话与其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不如说是单方面地强制结束对话了。

果然，不等我回答，她已经重新坐回了凳子上，戴上了耳机。

我立在原地。

看着她狭窄的背影，听着她的耳机里传来"fire in the hole！"[3]的声音。

她的脚丫重新从书桌地下探出来，横着爬过铺着瓷砖的冰凉地面，拐了个弯，细长的二脚趾好像昆虫的触角一样颤抖探索着……

直到那只脚的大拇趾和二脚趾成功地捕获了一个白色柔软四方体--据说是橡皮，并且缓慢而有节律地一边扭动一边把它拖回去的时候，我脑中的那团混乱的毛线才终于勉强拉抻成一句完整的中文：

"真是个……奇特的人。"

和她深交的热情，因为这次不寻常的会面，稍微黯淡了一些。

我固然感激她能在危难之时伸出援手拯我于水火，可谈话间这种如坐过山车一般的剧烈起伏，实在让人……不敢领教。

嘛，等两天，看看情况再说吧。

--我这么想着，开始归置自己的物件。

却没想到，不过两天后，就又有人，在我那结交新室友的火头上，狠狠地浇了一大盆冷水。

[1]标题致敬《暗与帽子与书的旅人》。

[2]NDSL：任天堂公司出品的掌上游戏机……这不是软广告。

[3] 打CS的孩子应该知道是啥了吧。

第6节：嚼舌根的时候请注意交通状况(1)

（二）嚼舌根的时候请注意交通状况

那是开学的第一天。

我上完上午的课，去觅食。

食堂里--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的绝大多数大学里的绝大多数食堂一样--挤满了人、人、人、人、人。到处是人头人脚，人屁股人腿，除了人啥也见不着。

"哇哦。"我听到身边一个熟悉的声音，扭头一看，果然，是罗素。

她今天穿的是几乎曳地的小摆绢裙，靠近腰的地方是艳丽的鲜粉红，往下越来越淡，脚边接近粉白，上面还缀着绣花和珠片--大太阳底下，闪得晃眼，也看不清是什么图案的。

让人惊悚的是，在这么一条粉嫩粉嫩的裙子上，她居然穿这荧光绿色的吊带背心……红配绿！红配绿啊！我自小就受到"红配绿赛狗屁"的教导，当年军训的时候，穿着军装扎红领巾都让我狠狠脸红了一上午。

而这个人，居然就这么坦然地粉裙绿衫，直在人头涌动的食堂门口……而且居然，还蛮协调，不错看。

"哎呀呀……啧啧！"只见她踮起脚尖，探头看了看"主食"柜台，又转头望了望"副食"柜台--当然，站在这个距离，除了黑压压的蠕动的人头之外，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这时候，有一双白色的长腿停在了罗素旁边--隔着罗素，我看不见她的脸，"哟，这不是罗素吗？你也考进来了？"

话语里三分讥诮，五分揶揄，十分与人难堪。

罗素却仿佛没听到似的，自顾自对这人头攒动的食堂叹了一声："这架势，知道的是卖饭吃，不知道的还当卖人吃呢。"

扔下这么一句，裙角一飞，竟自扬长而去了。

"喂？罗素？"

我们是新校区，又刚开学，只这么一个建好的食堂。校园周围的小店也尚且未形成体系，稀稀落落的，而且多半一看门面就让人望而却步。

--她就这么不吃饭了？

不久之后我便发现，吃饭这种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生存之必须"的事情，对于罗素来说是"生命的奢侈"。一天一餐在她来说才是常态，乃至两天一餐也并不稀奇。

缺饭的理由千奇百怪，从"我要减肥"到"要存钱买blabla"到"让我把这页画完先"到"胃同学说他今天不想开工"不一而足--当然，最常见的还是"人家懒得走到食堂的说"和"食堂好挤啊不想去拼杀的说"，所以，"要我劳动我宁可不吃饭"这句话[1]，在她身上竟算不上是一个发狠的决心，而是一个现象的概述。

当然，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的。

于是我站在食堂的门口左右为难：是要体现舍友之谊，冲上去问她要不要帮忙带饭呢；还是就这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看她饿着？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粉色的裙子已经飘远了，而那双玉白色的长腿横过来，支在了我面前，"打扰，你是和罗素住一个房间的康德同学吗？"

我抬头：绝色！

正是报道那天，我在教室里见到的众多水准线以上的脸中，最出色的那一张。

肤如凝脂，眉若描黛，唇比娇花，目似点漆，风姿卓绝，顾盼生辉。眉宇间挡不住一股风流，恰是那种，生于商能造出炮烙蚤盆，生在周能把天下诸侯忽悠一趟，生在春秋能将吴国从地图上抹掉，生在三国能使董卓变成天灯，生在唐笑一笑君王便从此不早朝的，"绝代"红颜。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样一幅稀有的好皮囊出现在面前，虽不知道里面包藏着怎样的腑脏，早已先平添了三四分好感。

第7节：嚼舌根的时候请注意交通状况(2)

"那个……你和罗素一个屋的？"

她见我不答，又问了一次。

哎呀不好，光顾着看人家的脸，疏忽礼仪唐突美人了--我连忙咳了一声，做思考状，"你说刚刚那个穿长裙的？--她叫罗素啊。"

"嗯，"美人微笑着点点头，"就是她。她和你一个寝？"

那笑容如春日杨柳风，吹面不寒，让人的心像春天湖面的薄冰一样不知不觉地融化了，我的脑袋晕乎乎地，只剩下最后一丝理智，用于点头。

"哎……"美人微微叹了口气，"那真可怜。"

我惊叹于那一笑一颦之间流转的神韵，思维回路停滞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可怜？为……为什么？"

"嗯？"美人眉梢一挑，"你不知道？"

迷茫摇头。

"嗯……那个，我叫倪采，和她一个中学上来的，"美人抬手向周围指了指，"我们都是。"

我顺着她的手指，四下一看，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身边已经聚拢了四五个女生--中间两三个也颇有姿容，然而我的眼睛只粘在美人身上，竟完全没有发现她们的存在。

这么大一坨人阻塞在"中午开饭时间"人流量巨大的食堂门口，给交通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看着前前后后面带怨气脸红脖子粗的人群，我脸上一热，连忙悄悄向角落里移动，一面招呼倪采为首的那群人："哦，这样，那个……这边说吧！"

为了体现"小道消息"的私密性，并方便声波传播，倪采为首的那群人向我的方向移动了寸许--然而，这不过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改善食堂门口那交通崩溃的惨烈现状--而且，由于倪采的站立姿势改

变，更加突出地向公众展示了她完美的线条，导致不断有雄性生物经过时发生摩擦、碰撞、踩踏等规模不等的交通事故……

"你不知道，罗素在上中学的时候……"

倪采那戏剧性的嗓音，把我从两个雄性"面对面相撞几乎互相亲吻"的可笑场面中拽了回来--室友的好坏，决定了我下面一年的居住环境，我自不能从容地置身事外--更何况倪采的那语句是那么夸张幽默，充满了表现力和感染力，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过去。

于是我站在食堂门口，在来来往往的人们各种复杂目光的笼罩下，聆听了一次丰富多彩"罗素小姐奇人异事报告会"：

她抽烟。

她喝酒。

她徒手抓老鼠，也不怕蟑螂。

她上课看漫画。

她顶撞老师。

她翻墙逃课打游戏。

她当面对人说"我很讨厌你，请不要和我说话。"--理由是"你的姓我不喜欢"。

她同时和四五个男人保持着友达以上的亲密。

她的数学不及格--而且不是一次不及格，是次次不及格，"100分的考卷能考到30分就算很好了哈哈哈"--这是倪采的原话。

说这话的时候，那张近乎于完美的脸上，绽放了一个布满整张脸每一个角落，仿佛发自内心般，愉悦而甜美的笑容。

倪采摇晃着紧实的美臀，带着跟班们离开了。

路面恢复了通畅。

我留在原地，面对着汹涌依旧的人潮，咀嚼着这席胆固醇和信息含量双重超标，或许不利于健康的对话。

[1] 藤崎龙《封神演义》中的太公望精神。

第8节：香烟是坏女人的坐标(1)

（三）香烟是坏女人的坐标（？）

倪采那出众的外观，和优越的口才，无疑让她充满了说服力。

可惜，我已经是成年女性了--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像某些心智尚处于未成年阶段的孩子一样，对煽动照单全收；也不会像某些雄性成年生物一样，见到美女大脑就变成一锅煮烂的臭豆腐--我有我的思维，我的判断，和我自己的行为模式。

在倪采面前，我固然不会傻到让她看出怀疑的破绽--信任的鸡啄米式点头和感激的笑容才是她想要的。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犯不着和地头蛇结梁子。

罗素这边……

倪采们那期盼的目光，已然很明确地向我昭示了她们的用意：同在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总有千百种方法，可以给罗素找不痛快。

可惜，我并没有那么二缺，单凭几个小妮子空口白舌两句话，就把自己送出去给人当枪使：

和罗素同住一屋的人是我，若是真的有摩擦，在前方承受战火的也是我。

她们是可以手一收，头一仰，说声"天气不错"，权当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可是得在最少一年的时间里，和那个人同进一个门，同开一扇窗，就着同一个小风扇纳凉，在同一个小阳台上晾衣裳--这年头，换个宿舍，可比想从十八层地狱爬上天堂还难。

于是，开学期间，我顶着一张柔弱温顺的脸，在倪采和罗素之间，寻找着微妙的平衡点。

我和倪采们一吃饭，上下课，却不过多地参与她们的小团体活动--十次里面，总有八次是被我推掉的。她们热衷于唾沫横飞地，说着我记得的、和我不记得的那些名字背后的奇闻轶事。我总是微笑，点

头，默坐，除了各种语调的"哦，这样啊"和"那么，下面呢"之外，连评论也不多给一个。

在宿舍里，我保持了最大限度的礼貌、谦和与友善，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与罗素和平共处。

我知道，这样危险的平衡保持不了多久--

倪采，并不是能够等待的人。她的美貌，她的先声夺人，她措辞的肯定，她语气间不经意的居高临下，她言谈间刻意的优雅，和其间隐藏的不容置疑的意味，以及，她身边的人的恭顺和服从，都在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倪采，并不是能够等待的人。

第9节：香烟是坏女人的坐标(2)

我不知道她的心理底线在哪里，然我猜测，最迟不过期中，她就难免要送来最后通谍了。

在我面前摆着这样一个糟糕的选择题：

或者加入倪采军团，成为嚼舌根子舔倪采屁股并乐此不疲的傻子；或者……我扭头看了看那边，穿着背心小热裤，随着不明音乐--许久之后我知道那是SOS团团歌--跳舞跳得很HIGH的罗素……嗯……变成这样的疯子。

嘛，多少能理解美国人民在填写选票时候的心情了。

我蜷在椅子上，看着面前那条扭动着的小腰，欢乐，而灵巧--我在观察。

我需要更多、更确切地事实--来证实、或是推翻，倪采的话。

不幸的是，罗素的每一个动作，似乎都在或多或少地为倪采的说辞做着注解。

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所有"不符合好孩子行为规法"的事情，她几乎做了个遍：什么上课看漫画啦，走路玩掌机啦，作息不按时啦，通宵打游戏啦……

就连"当面和人说"我很讨厌你，不要和我说话""，这种听上去匪夷所思百年不遇的场景，我都有幸亲眼目睹了……而且，这句话的对象，是我们全班为数不多的几位优质男性之一，班长马柯思大人。

只有我和她在宿舍里的时候，根据心情的不同，罗素的态度时冷时热，时好时坏，时上时下。

她可以戴着猫耳和猫尾巴，穿这可爱的粉红色的女仆衣服，待在宿舍门口，听着我的脚步声，等我摸钥匙的时候忽然打开门，鞠躬说一声"主人，欢迎回来。"--全然不顾我身后，楼道里的同学们惊讶的看外星生物似的目光，和僵硬呆滞的姿态。

她也可以连续一个周末都蜷在电脑前--为了坐得舒服，她在开学的第二天，就搬了一张标准网吧用大型黑色软质可旋转扶手椅来宿舍--无日无夜地对着屏幕，不眠不休，不吃不喝--除了手指不断操作着键盘和鼠标，发出机械的碰撞声，全身上下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表明她是一个正在呼吸的生命体。

宿舍名单上的另外两个成员，家住市内，往返方便，只是挂个名。

这三十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往往只有我和罗素两个人。

不可否认，罗素的情绪主导着这个空间里的气氛。

要是她一天不说话，整个房间里的温度都会下降三度。

这让我更加踟蹰了--要真和这家伙闹翻了，保不定难受的是我是她呢。

就在我徘徊在人生的岔路口上，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件小事，给了我临门一脚……

那是开学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六，难得的大太阳，我看看天，再看看床，决定抱被子上天台去晒晒。

刚推开天台的门，一股呛人的烟味迎面而来。--都谁啊？今天检查，教导主任可就在楼下转悠着，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巡视的还没走呢小烟儿就抽起来了？

第10节：香烟是坏女人的坐标(3)

我把被子往横竿上随便一扔，探头过去瞧。

一个削瘦的背影，白衬衫，长直发拢在背后，束作一束，若狼毫大笔饱满的一竖--偶尔，在微风的撩拨下，晃荡出几缕悠闲的青丝。

秋日下午三点钟的阳光，打在这浓墨的笔画上，折射出饱满的光华……

是……有男生偷上女生楼？因为教导主任查房，就躲上来了？

这种事，说起来，也算普遍了……

听说三楼有个女生，开学第二天就带男人回来了。

还有五楼那个……

啊，这个不知道是谁家的呢。

这身条，这长发，这淡淡的烟味和忧郁的背影……

我的脑中那种名叫"少女情怀"的毒素开始发酵--一个从天台邂逅开始的浪漫故事，在我没有浇水也没有施肥的情况下，擅自在我脑中疯狂滋长起来了！

就在它快要开花结果的时候--

一阵风吹来。

掀上来一片华贵的枣红色--是……裙摆？！

花的生命很短。

我那爱情的小花啊，还没有盛开就已经枯萎--在这个世界上，会在衬衫、T-shirt、背心、夹克blablabla等等其他所有类型的上装下面，都死硬地搭配长裙的，还有其他人吗？

有吗！？

没有。

于是，

果然--

转过来的，就是那张，每天在宿舍里看到的那张，挖鼻孔打喷嚏瞌睡一天里总有半天在放空状态的脸。

--罗素。

"啊，不好意思，"罗素看到我，连忙把烟掐灭了，扔在地上，"我没想到--这里会有人来……那个……晒被子？"

"嗯。"

"呃，烟味一会就散了，真是不好意思。"

大概是看到我表情不善，罗素冲我羞涩地一龇牙，挥手开溜--却又转回头，把那半截烟捡起来，才跑下了楼梯。

我立在原地，嗅着空气里的烟味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渐渐地，蹙紧了眉：

抽烟的女人，在我的常识范围内，和"特务"、"性工作者"、"二奶"、"没正经"之类的负面词汇直接的联系在一起，我条件反射地就想到了她那身总是过度张扬的打扮……

"什么嘛。"

我狠狠踢了一下地板--脚很痛。

"好人家的女孩子，哪里会去学人家抽烟的。"--不知为什么，明明是我自己嘴里出来的话，听起来却莫名地像妈妈。

决定了。

为了表达我对她污染大气的愤怒，以及悼念我那三分钟就结束的幻象恋爱，我要--

ANTI [1]她！

[1] ANTI，就是反对的意思。当然在反对之外，还包含了过激的行动的意思在里面--比如，韩国的艺人ANTI组织，还有XQ的热血声优ANTI楼什么的。

第11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1)

（四）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

倪采获悉我的决定，很高兴。

她用请客吃饭--这种最原始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庆祝方式--来表达对我的热忱欢迎。

饭菜是丰盛的。

胃口却是贫乏的。

因为，席间我听到的对话，在"出生以来我所听到的最无聊最无趣最低弱的对话排行榜"上，绝对可以排到前三名：

一班的某女A和二班的某男B好上了，但是B是三班的某女C的前男友，A和C掐了个热火朝天。（以下省略窃笑若干和五千字细节描述）。

我们班的某人F的家世情况--这位同学不幸身家比较丰厚，于是不但祖宗十八代惨遭挖掘，连他家的狗未能幸免，究竟是在苏格兰出生还是在德国训练落没落户口打的什么针都被拿来仔细地探讨了一番。

某人已经开始准备考研了。

某人和助教勾搭上了。

某人是同性恋。

某人准备出国英文读得昏天暗地。

某人沉迷游戏废寝忘食不思进取。

某人买了GUCCI手袋。

某人的大衣是Burberry，而且真品。

某人的内衣是蕾丝的。

某人穿了小熊内裤……

--我真怀疑她们是不是在每个房间里，都全方位多角度地装上了监视及窃听装置，竟然能够如此纤毫入微地观察他人的生活。

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如何尽可能多尽可能猛烈地折腾罗素。

福尔摩斯先生说："如果你对一千个案件的细节都了如指掌，却解不开第一千零一个案件，那才是怪事哩。"

就这些女人脑子里的存货看来，一千这个基数显然大了，太大了。

--把水罐里的开水倒掉，不付电费，霸占风扇，睡觉的时候打呼噜……

只要看过十部青春肥皂偶像剧、不，五部就够了……

"还有，往她的鞋子里放图钉啊，哈哈哈……"

就算嘴里还有食物我也无法保持沉默了。

"我说，"我嘴里还塞着三块肉，音发得非常勉强，"挤兑人也有点创意吧？--这些连主流媒体都已经弃之不用的伎俩……"

我的声音越来越低……

因为我发现整整五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像狼盯着兔子。

蛇盯着青蛙。

狮子盯着水牛。

地球人盯着ET。（？）

"呵呵，"我宛然一笑，"这些……嗯，连主流媒体都已经弃之不用的伎俩，在现实生活中，会得到怎样的运用呢？我们拭目以待。"

语气官方，态度堂皇。

倪采形喜于色："那就看你的了。"

--那就，看我的了。

回房间的路上，下起了细雨。

秋雨萧瑟。

劈里啪啦地，挠在我帆布的外套上，高高低低的响声，宛若大大小小的讥讽声。

第12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2)

就像一切情节松散桥段老旧的电视剧一样，昔年的记忆在这个时候，欢快地蹦跳出来，在我的思维回路里开起了Party：

为了得第一，把错误解题方法和答案告诉同学的那谁。

抢个男人打得头破血流的那谁和那谁。

在背后说人坏话却连音量都不懂要控制一下的那谁。

热衷小报告的那谁。

妄图上重点中学而分数不够，悍然发动老爹轰杀同学档案的那谁。

在别人书包里放石头的那谁谁。

--说起来我一脑袋里都什么乱七八糟记忆啊？！

当年，我曾以为这不过是"天真的残忍"，等到身边的灵长类生物们渐渐受到教育，摆脱了兽性进入人类社会，事情就会好起来的……

现在看来……

嘛，算了，早点了解人生的残酷也不是什么坏事。

还好现在教育体制改革了，要不上来就念《三字经》，被"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一坑，小半辈子估计就这么进去了。

"康德啊康德，"我在路边深深浅浅的水潭里，看到自己歪歪扭扭的脸，"你以为换个城市就能kiss这些乌七八糟的事goodbye（乱用句型好孩子不要学），安安心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么？美的你吧！"

狗血的人生，锻造了我强韧的神经。

虽然这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气氛，多少侵扰了我的中枢系统。

但，就在我推开宿舍门的那一刻，我已经下定决心，准备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造就一个，最起码在倪采眼里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的"不和谐宿舍"。

"你在……干什么？"

甚至还没等我仔细考虑实施方案--一推开门，就看到罗素瑟缩在墙根，对着角落里，神神道道地不知在念叨什么。

一头黑漆漆的直毛，大氅似的披在后背上，最长的能扫到地，在这秋风肆虐阴雨连绵的夜晚，格外涔人。

她听我问，一凛，往角落里缩了缩，没说话。

"罗素？！你在干什么？！"

我提高了音量，喝问。

她"腾"地转过身，拦在墙面前，"你别过来，别过来……"状如护雏母鸡，双目炯炯有神。

我这才发现，她身后，靠着墙的地方，似乎有个影子--没光，看不清是什么……

在这里，我要致敬一下我自个儿丰富的想象力和无边无际的编造能力。

那电光火石的瞬间，罗素在我心中的定位，已经从"别人口中不好相与的家伙"，上升到"带野男人回宿舍还窝藏不力的室友"，进而向"逃犯（？）"人的方向一路滑落下去……

我"唰"地打开灯："到底是什么？！"

"我……这……"烟黄的灯光熏在她煞白的脸上，鬼魅般恍惚，"那个……"

她背抵着墙，面对着我，咬着牙瞪着眼，妄图表现出"一女当关万夫莫开"的英伟--可惜，下半身那鹅黄窄幅小绢裙，一下就把气势全然扫空，连气氛都打了个五折，要做巾帼英雄"英勇就义视死如归"状或能勉强为之，想要"当关"还真……没有物质基础。

第13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3)

我在哑然失笑和追查到底之间挣扎了一下，最终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宿舍的和谐（？）、学校的稳定，决定追查到底：

"什么东西？！交出来！"

竖起眉毛--我大喝一声。

窗户上映出一片横眉怒目--想我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就荣任高级班委，直到大学，从来没有离开过权力小团体的核心。积威日久，双眉一立，肃杀之气油然而生。

"没有什么。"

罗素也沉下了脸，抿着嘴，没有表情，不说，也不动。

呵，不容易啊。

这就"威武不能屈"起来了？

倪采的话在耳边一句句跳出来：

"她最爱捣乱。"

"女孩子，竟徒手去抓蟑螂老鼠！"

"翻墙逃课，藏了一个社会人进学校……"

--愈发认定她藏私，心中不忿：才刚开学，就香的臭的都往屋里拉了，[1]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你是交？是不交？"

逼近，并且逼迫。

"不交。"

固执，并且固守。

面面相觑。

僵持不下。

房间里一片死寂。

窗外雨势渐沉，一波一波地抽在罗素身后的玻璃上……

忽然！

一到白光闪过！

接着是轰鸣的雷声--顶上的灯应声而灭！

过道此起彼伏的尖叫声--跳闸！？偏偏在这种时候给我跳闸！

说那时迟，那时快。

罗素身后的黑影应声而动--

我下意识地把身边的凳子握在手里，只听一声--

"喵~~~"

……啊咧？

喵？

灯再亮起来的时候，罗素已经冲着墙蹲下去了。

我蹑手蹑脚地黏过去，发现那她身后那东西，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型。

小，很小，巴掌多大一点，绒毛，包在一块大围巾里--就是罗素开学的时候拿来包书的那条，打着抖。

那可怜的小模样，顿时让人母性丛生。

"罗亚塔尔要乖，要不然有巫婆把你扔出去的！"罗素疑似妄图对小家伙用恐吓的语气--未遂。

我额角挂下来三道杠--这才大声了一回，就被划入巫婆阵营，"那个，这是……"

耳膜君和听觉神经同志都耿直地告诉我，刚才那毛球发出了"喵"的一声。

然而听到"罗严塔尔"这个称呼，还是让我对这位的物种表示怀疑：在我那贫乏的常识范围内，土猫这种普通的生物，搭配的应该是"阿咪"啊"喵喵"啊这样的名字，"罗严塔尔"这种高贵华丽不注水的名字，怎么得也得配个舶来品树袋熊什么的。

"猫。"

罗素干脆利落简洁明了。--得，还真恼了。

"哦，是猫啊？"

我讪讪的，也就这么一问。
"你们家狗喵喵叫啊？"她横我一眼，要发作。

第14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4)

我忙把双手支过头顶，顺手扯条毛巾挥两挥，"投降。"--要我为这么点大一猫闹别扭，我还真……拉不下这脸。

罗素从怀里掏出一个装着白色液体的瓶子，转过身去，不知捣腾的什么。

我蹑手蹑脚地凑上前去：是一只小猫，白底，身上黑黄的斑，不知是灰，还是毛色。毛稀稀疏疏的，没光泽，一身小白菜气质，细看的话，眼角边还有点脏。

"你哪里抓来一只这么颓废的猫？"

我忐忑，调侃着活跃气氛。

"不是抓的，"她倒也不记恨，只跪在那猫前面忙活着，"捡的--下雨呢，从教学楼那边经过的时候，听到树丛里"喵~喵"的。"

"你就捡回来了？说不定猫妈妈就……"

"不可能，"她很坚定地打断我，"我看过了，只有这一个，落单了，而且受伤了，才带回来的。"

"受伤了？"

"嗯，"她轻轻地把围巾撩开一小块，"这里。"

那猫的下半身，准确地说，下体，不知被什么东西钻了个纵深的洞，大约是排泄不畅，或是伤口腐烂了，围巾包着还好，掀开了就一股怪味扑鼻而来，"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罗素把围巾重新给它盖上，皱了皱眉，"它这么点大，我也不敢给它洗。"说着拿了个棉签，沾了点碗里的乳白色液体送到那猫嘴边，"啊，罗严塔尔乖，张嘴--"

"你这什么东西？"

"棉签啊。"

"不，我说那个白色的。"

"牛奶。"

回头一看，她桌上果然摆着一盒开了包的盒装奶："你刚把牛奶揣怀里干嘛来的？"

"嗯？我也不懂怎么养猫，"她把那棉签在小猫面前晃来晃去，大概想引逗小猫的食欲，却总不成功，"刚在网上发了帖子问人，他们说要拿牛奶喂，还说牛奶不能凉，又不能太烫，我就捂热了再喂给它--乖，罗严塔尔，来来吃饭饭。"

她捏着嗓子，奶声奶气，活像幼儿园过家家时候的小妈妈。

"罗严……塔尔？"

"嗯，它的名字。"

"怎么叫了这么个名字？"

"你没见它俩眼睛颜色不一样么？"她理直气壮。

我凑近了再看看，果然，一只眼是黄的，另一只是蓝绿色的--埋在杂毛里，看不清。

只是……

为什么，两个眼睛颜色不一样就要叫"罗严塔尔"呢？--罗素把它捡回来，让它随自己姓"罗"我可以理解，但后面那个"严塔尔"又是什么？

我没问出口，因为那小罗严塔尔忽然张嘴了。罗素欣喜地叫唤，手忙脚乱地喂食，顾不上搭理我了。

后来我发现，罗素习惯上，用"罗严塔尔"这个名字，称呼一切两个眼睛颜色不一样的生物--乃至于不对称的事物。

比如她说，"这是一条罗严塔尔蛇"。

第15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5)

我就知道，这条蛇两个眼睛的颜色不一样。

如果她说，"这双筷子罗严塔尔了。"

我就知道，那筷子不是一粗一细了，就是一长一短了。

--很久很久以后，我在网上，读到了一本叫《银河英雄传说》的书，鼠标停在一段描写上：一位叫"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军官，年轻才俊，潇洒倜傥，最重要的是--金银妖瞳。

是时，罗素正推门进来，大声抱怨着："你怎么也不提醒我一声，让我今天穿了对罗严塔尔鞋出去--"

我转头看了看田中大神华美的词藻，再看看罗素脚上一红一白的鞋……

好吧，对称果然还是很重要的。

这当然跑题了。

但是跑题是为了更好地剖析主题--即便您不信也请假装相信一下，谢谢。

话说我站在罗素背后，看她七手八脚地捣腾那猫，觉得有趣，忍不住想逗她一逗，便又装出严肃的口气："罗素，宿舍里，可是不能养宠物的。"

这下可踩了她的尾巴。

眼看她炸毛似地跳了起来，挡在小猫面前，虎着脸瞪着我--三秒后，竟服软了，坐回椅子上，"就一个晚上……我明天就带它去看医生了，然后就放回家里去……好不好嘛……就一晚上……"

抬起头，大得吓人的黑眼睛巴巴地望着我，里面波光粼粼，仿佛下一秒就要滴出水来。

"哦，啊，好……"

--语言系统脱离了神经中枢控制，自主作出了反应。

等我回过神来，她已经又兴致勃勃地回去侍弄那猫儿了。

我绷在原地，呆呆看着她一忽儿雀跃，一忽儿颓丧地逗着猫玩。

耿直地说，我见过的能撒娇撒泼的女生，也不在少数，却从来没有一个像她这样，只一眼就让人言听计从的--

可怕啊。

我揉了揉额角。

她有一双慑人心魄的眼睛。

"罗严塔尔~巫婆阿姨不吃你了哦！哇哈哈！"

"……"全然挫败了。我坐回自己桌前，"呐，说好了，明天就拿出去啊。"

"嗯，一定一定。"

她欢欣鼓舞地答应着，也不知听进去没有。

我睡觉很轻。

睡梦中，总有一两声"喵"、"喵"的声音。

半夜醒来去洗手间的时候，发现罗素还在地上横着。

"这么晚了，还不睡？"

没回答。

凑过去一看--已经睡着了。

手里还抓着一截沾满了牛奶的棉签。

"真是的。"

对着蜷成一团一大一小俩生物，我竟连气也生不出来了--把她架到椅子上，披了个毯子在她身上，才回去睡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

窗外，天依然阴沉，恰是"秋眠不觉晓"（？）的天气。

一大一小俩生物都不见了。--市里的兽医院，离学校很远，大概是一早就出去了吧。

第16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6)

嘛，这事，大概就这么了结了吧。

却不知为什么，耳边总时不时冒出一声，嫩嫩的，轻轻地，"喵"。

……啊，内啥，说起来，我好像，昨天晚上回来之前，还受托要"给罗素同学点颜色瞧瞧"呢……

全然……忘了啊。

嘛……

都是雨的错，小猫惹的祸。

天阴冷。

在房间里闷得慌，于是趴到图书馆去。

回来的时候又下起了小雨，我撑着伞走在回程的路上，忽然看到，那边池塘对面的小山丘上，一片热辣辣的殷红。

不会吧，这天气还有映山红开？这南方的秋天果然是"小阳春"……

……不对。

这个距离，看到这么大个骨朵，那不是映山红了，得是霸王花了。

不是花的花……在这朴实的校园里，能招摇出这么泼辣的一片大红的--估计，就只有……

果然。

又是罗素。

我一步一滑地穿过池塘上的石板桥，走到她身后，"罗素，你在这里干嘛？"

下雨，她没撑伞。

虽然雨不大，可她全身上下已经湿透了，鲜红的裙摆汪在泥地里，软塌塌的褐黄--想必，已在这里跪了许久。

仿佛没听到我的声音似的，她只是那么蹲着，不言语。

"罗素？"

我弯下腰，凑到她跟前，又唤了一声。

她回头--迟钝地，像是生锈了的齿轮，一度一度，慢慢扭过来，冲着我的方向望。眼大而无神，红肿，眼皮干脆地由双变单，"嗯？"

音色沉闷，音调机械。

"这是……怎么了？"

"死了。"

简单的音符。

空气平静地颤抖了一下。

"死了？"我吓了大跳，看了看她面前的土堆--才悟到，她在说猫，"不是……去了兽医院吗？"

"去了，"她那对墨色的眸子依然对不上焦距，阴沉的天空下，像夜一样迷朦，一样黑，"晚了。"

"晚了？"我把伞匀出一半，撑在她头上，"怎么回事？--昨天晚上不还好好的……"

罗严塔尔也吃了牛奶呀，还叫唤了好几声呀。

"没救了--其实，"她垂着头，"就算早点去，也不会有分别--没救了，早就没救了，呵呵。"

最后那声轻笑，听得我背后汗毛一根根笔直地站起来，"到底……怎么了？"

"你知道……"她指了指凸起的小小的土堆，"那是什么伤吗？"

我想起昨晚上灯下的一瞥，那下体的凹陷，那浓腥的恶臭--那是非自然的伤口。"人为的？"

罗素不答。

她的眉间纠结起来，生猛地跳跃着，上齿咬着下唇，几乎能听到她的臼齿之间互相摩擦的声音--半晌，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那是强奸。"

"啊？"我惊诧，而又彻底地茫然，"强……奸……？"

第17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7)

"嗯，"她的右手攥紧了裙角，骨节横支，青筋暴起--雨水浸润的裙角，被揉、拧、掐、捏、搓……淡红色的液体，渐渐从指缝间渗下来--再开口时，语气，却是意外地平静，"被男人--不可思议吧？"[2]

晴天霹雳。

我那人类的大脑，无法处理"涉多个物种"的信息，卡死。

不知多久之后，终于重启成功，"这……"

昨夜那惨不忍睹的裂口，依旧历历在目，那样的形状，那样的规模……

连"不是真的吧"都问不出口。

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什么叫"彻骨地寒冷"。

罗素依然跪在原地，出神地--或是无神地--望着面前那方，小小的，小小的孤冢。

我不知道，她的视线，是不是穿过那层层黄土，看到了地核深处的景象；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永久的安宁，有没有惩恶的地狱……

不禁伸手，想要拍拍她。

触到她的背，她忽然一抖--然后"哇"地一声，眼泪喷泉一样飙了出来……

自打上了小学，我就再没有见过这么凶猛的嚎啕。

那声音撕心裂肺，一瞬间，仿佛全世界的悲哀，都集中在她的喉间。

我不知所措。

只能顶着伞，呆呆地站在她身后，任稀稀落落的雨点，慢慢地坠沉了我的衣角。

号泣不绝。

连着浓浓淡淡的回音，在浅浅的山谷间。

回响。

回响。

回响。

不知过了多久，罗素忽然站起来："走吧。"

然后拽住了我的衣角。

"啊？"

"没事了，"她侧过脸，不直视我，眼角边一丝红晕，不知是哭得狠了，还是……不好意思，"走吧。"

我低头看了她的手一眼--这算咋回事?

"喵？"

她迷茫地瞥我一眼。

还"喵"起来了。

我无奈，"没事，呃--那个啥，你拽我衣服做什么？"

她的手，固执地黏在我的衣角上，看这架势，一时半会不准备放开。

"啊，那个……那个……"她的脑袋又低了几分，"那个……我的隐形眼镜哭掉了，八百多度呢……看不到路……"

--跟她同住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不知道，她竟是个深度近视。

"……"我叹了口气，把她的手从衣角上掰下来，攥在手心里，很冰，很凉，哆嗦着，手心一片湿寒，"得，我牵着你，走吧。"

"别……告诉别人啊。"她依在我身旁，悄悄地，几乎听不见响。

"……老大，"我拽着她往山下走，泥浆很沉，一脚深，一脚浅，"我说你哭得惊天动地的，要倒退个几千年，估计哭倒长城的那个都不敢姓"孟"了，你还……"

她鼓了鼓嘴，一脚没踏好差点陷泥坑里，我赶紧把她拽起来--看她一张脸灰的灰，黄的黄，冻得发红还吓得发白，心一揪，下半截话生生被吞了回去，"行了行了，不说你了……"

第18节：事故一：一只罗严塔尔猫(8)

她略点点头，乖乖地依在我旁边，做小鸟依人状。

--后来我才知道，从数据上来说，她竟还比我高一点。

"你说，人怎么就能这么禽兽呢？"

终于从小山包上下来，走过湿滑的石板桥的时候，她忽然对着那潭碧绿色的死水，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个……"

逻辑破碎至如此的问题，我着实无法回答。

只是尽力拎着她，好让她别一个跌咧滚水里去。

终于回到宿舍。

我把她扔在椅子上，递了条毛巾给她擦干。

不知为什么，忽然溜出句话来："罗素，下星期开始，我们一块吃饭吧。"

--即便现在想来，这话也显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没头没脑，完全没有头绪。

可那天，不知为什么，它就是那么自然地，完全不顾主人意愿，自行从我的唇齿间，溜了出来。--大概，是直觉告诉我，这颗会为了一只猫而疼痛的心里，有足够宽广的空间，也足够柔软舒适。

罗素显然被我这突如其来的怪异举动震撼了--那双焦距怎么也对不上的深度近视眼里，忽地挤满了惊奇：

"唉？！"

[1]雪芹先生，对不住了……

[2]这个事件，是我在论坛上看到的真实事件，连带着硫酸泼熊事件、高跟鞋踩猫事件，一直都是我心头的结。每个生命，都应该有尊严地生存和死去。

第19节：岔路口是地缚灵的礼物(1)

（五）岔路口是地缚灵[1]的礼物

唉个什么唉啊！

我也想唉啊！

这个话不经意地说着还好，如果认真再说一次的话……

"我说，内啥，下星期开始，我们那个……嗯……一起吃饭吧。我是说，上课也一起走什么的……"

--看吧，很奇怪。

罗素揉了揉眼睛--从抽屉里掏出黑框眼镜来，戴上，很认真地把我从头打量到脚，再从脚打量到头，看得我背后直竖毛，"怎……有什么不对么……"

"你确定？"

"喂，我说这个事情，"我一头黑线，"吃个饭而已，不要搞得好像结婚仪式一样还"Yes，I do"吧？"

"嘛，"她一边拧着头发，两腿在椅子底下晃悠着，"和我一起活动，会被人讨厌哦。"

于是轮到我"唉？"了。

"是说，"她严肃地推了推眼镜，"和我一起活动，会被倪采她们讨厌的哦--不要紧么？"

不知为什么，她的眼睛藏到镜片后面，多出了一份审视与狡黠。

我耸肩，"so……what？--等等，你知道？"

"知道什么？"

"倪采在你背后……"

"哦，是说我徒手抓老鼠？身后跟着一群男人？一天四包烟？出门打游戏？进屋看动画？不求上进？脾气奇怪？"

我倒退一步，"啊，你都知道啊？"

"就她那几根花花肠子，我还能不知道？"罗素一耸肩，伸脚丫踩开电脑电源，"从上幼儿园时候开始，我上台朗诵，她在我鞋子里放小图钉，算算这都十多年了--被我说中了？"

我点头。

"就这么些？没多的了？"

我摇头。

"哎……"她长叹一声，不知是失望还是失落，"三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用着的宣传口号，现在还用着，这是不响应国家号召。"

"国家号召？"--一群小女孩子互相八卦的事情，怎么就和国家号召有关系了。

"多么不"与时俱进"啊！唉，江爷爷说的好啊，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是我们党向前发展不竭的动力--你说就她们这样，怎么能当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啊。"电脑屏幕亮起来，她连头也没回，就凭着手感劈哩叭啦地开了游戏界面。"你说说，三年前就说我抽烟，现在就算不上冰毒，也得来个大麻什么的才够劲嘛，怎么能就停留在抽烟的阶段不思进取呢！--还有，这个男女问题，三年前是五六个，现在怎么得也得给我配齐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啊……真是对不起我的期待……"

她大概是从罗严塔尔的悲哀中缓过来了。

吹得天花乱坠，越来越不靠谱。

我听得几乎笑起来，"按你说，该怎么宣传，才叫能响应国家号召呢？"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摆了个工农兵心向共产党的威武姿势，"罗素，女，身高八尺有余，豹睛环目，红发紫髯（？），乃国际闻名的大毒枭一个，手下八千精兵，全部是她面首，曾扛着一百台NDS攻占教室，勒令全班同学非任天堂游戏不许玩否则砍手。"

态度凛然，神色肃穆。

我无言以对。

"所以，"她这上下句不知怎么衔接的，这怎么就"所以"了，"康德同学，你要和一个国际大毒枭同流合污么？"

"呃……"

"会被讨厌哦。"

"说不定啊，连家谱都会被挖出来哦。"

"走路的时候，身后会有好像背后灵[2]一样的声音在叽叽喳喳哦。"

"还有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多出来几个奸夫，啊，对了，我们已经成年了对吧--哎呀，那可能，还会有私生子哦……"

罗素手舞足蹈，上窜下跳，兴致勃勃地描述着我那惨淡的未来。

"喂，"我终于听不下去了，"我说……你……你到底，想不想和我，一起……那个啥……"

--不行啦！

这样的话认真说起来始终很奇怪啊！

"呐，康德，"罗素往椅子上斜斜一倚，眼镜一摘，挑眉望着我，"你以为，我为什么总是独来独往？"

"呃……这个……你独来独往？"我无法不指着她的鼻子，我无法不反诘，"我说罗素同学，你要再独来独往，这世界上还真没人呼朋引伴了--你每天到网吧那架势，知道的是一群人去打游戏呢，不知道的是黑社会巡游了呢。--还就你一女生，要是用个长点烟斗，直接可以去演"我的老婆是大佬"。"

第20节：岔路口是地缚灵的礼物(2)

"哎呀，那个……"她不好意思地抓抓脑袋，"我是说，那个，在女生中间嘛……"

"嗯？"

比起在男生中的高人气，她和女生的交流似乎真的比较……稀薄……

不，也并不是。

其实我们楼有不少女生，在发生电脑系统崩溃、换灯泡、阳台水池堵塞、有各种奇怪生物……的时候，总是第一个前来我宿舍，求助罗素。

甚至有听说过，某个女生，因为习惯了每次遇到飞禽走兽爬虫，都大叫"罗素啊--！！"以求援，形成习惯，以至于和男友约会的时候，遇到飞虫也大喊"罗素啊--！！"导致其男友大吃无名飞醋，几乎上门找罗素单挑。

--也就是说，她在女生中的人缘，也没有差到没人理会的地步；相反，在危难的情况下还往往被当成救世主依赖着……

那么，为什么……在只有女生活动的领域里，她总是孤身一人呢……

我托着脑袋想了半天，最终摇头表示放弃。

"嘻，"她的嘴角扯开一个讥诮的角度，"因为大家不敢惹麻烦--我也不想给大家惹麻烦。"

"啊--这……怎么说？"

"嘛，"她耸了耸肩，"现在的班级里，班长没权威，班干还不成气，话语权就掌握在这些最敢于善于热衷于安于乐于习惯于……"她的眉毛极富幽默感地一扬，"……说话的人，的舌头上，绝大多数人一没有那个勇气，二没有那个手腕，来对抗这种舆论暴力--明哲保身是理

智的，所以，就算你迫于形势要站在倪采那边，我也绝不会怪你而且……"

乌溜溜的眼珠灵活地一旋，露出一种介于天真与鬼魅之间的笑容，"我还可以配合你，演好"被凌虐的柔弱室友"这个极富挑战性的角色……"

"免了。"我直截了当。

"真的不要？"

"嗯。"

"会被排挤哦……"

"你已经说了不只一次了。"

"真的会哦。"

"我是外地人，读完四年就回家，怕她个鸟。"

"……可是你不觉得听起来很好玩吗？"

"什么？"

"角色扮演啊！极品室友VS柔弱内敛……"

"很无聊！"

"试看看嘛，我们可以这样再那样再……"

"喂！你到底在期待什么啊！"

"……"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了。

罗素的脑袋终于埋进了我的颈窝间，猫儿似的，蹭了一蹭。

--或许，我已老了，不再有嚼舌根子的闲情逸致；不再有面上一盆火，脚下使绊子的过剩精力。--或许，我终于也到了年龄，该找个，不会在自己背后捅刀子的闺蜜，能在半夜想哭的时候，给我递一杯热牛奶了，或许……

见多了倪采那样丰富多彩的简陋恶毒。

这一次，想要近距离地观察看看，罗素这样，色泽果决的鲜活明快。

[1]日本民间传说中被绑在地上的灵魂。

[2]同样出自日本民间传说，指粘在某个人身后的灵，会跟着人跑来跑去，人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有的时候是守护灵，也有的时候是纯粹路过懒得自己走的懒惰灵。

第21节：事故二：比流氓更流氓的反流氓(1)

（六）事故二：比流氓更流氓的反流氓

第二天我就惊骇了。

这种荡漾的生活，与我这普通的地球人类那贫弱的世界观还真是无法顺利对接。

从早上到教室坐下来开始，我的日子就开始了蓬勃的扭曲。

倪采带着人乐颠颠地跑过来验收成果，看到罗素以"亲密"的姿态出现在我身边，一张脸顿时垮塌成了水沟里泡烂的牛皮鞋，"这算是怎么回事？"

晴天霹雳。高分贝，大频率，尖锐型，余音绕梁，五分钟不绝于耳。

"你到是说啊？！这是怎么回事？！"

倪采俩眼睛对一块去了。

截至到目前，我还是没有见过另外一个人，能在不开Photoshop的前提下，把五官做出那么大幅度的挪移。

"说啊！"

她拍桌了。

众目睽睽之下啊……

我想说点什么，然而又一想，上个星期我还蹭了人家一顿饭，所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这会儿实在不好出声而且……

耿直地说，俺就有那心，也没那胆；有那胆，也没那能力……

于是我胳膊肘拐过去捅了捅罗素，"喂，人问咱话呢，我说你别戳那个黑盒子啦！"

罗素跟没事人似的，低头奋斗在NDSL游戏中，完全无视倪采的尖叫和我的左右为难。

这会被我戳得没法子了，把耳机摘下来，抬起半只眼瞥了一倪采一眼，"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眼看到

的是什么景象，就是怎么回事了。"

"你……"倪采扬起手来，又要拍桌。

"哎呀，小采采，多大人了，一发脾气就拍桌子，既不利于保护公物，也不利于班级文明，还不利于个人健康。"罗素放下NDS，小心翼翼地捧起倪采的手，"你看，红了吧……"

倪采把手一抽，"你……"脸上一片绯红，多半是气的，"这……这事没完……"

"我知道没完，"罗素重新拿起NDS，"咱俩的事，怎么能就这么完了呢--说起来，你不是要找人套我麻袋吗？这都过去五年半了，怎么连根麻绳都没见着……哎我说，小采采你别走啊……"

那语气，那架势，如果现有把折扇，罗素多半会用它，把倪采的下巴颌子挑起来。

"就这么……解决了？"

我看着倪采隔着五排座位躁动的身影，目瞪口呆。

"哪能呢，"罗素又开始欢腾地戳着她的小黑NDS，"倪采大人可是发过话了，这事儿啊，没完！不过……"她抬起头，以迅雷不及下载速度之势对我眨巴了一下眼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面对流氓，我从来都比他们更流氓。"

第22节：事故二：比流氓更流氓的反流氓(2)

那死大死大的眼睛这么一闪，让我从头发尖直接激灵到了脚趾甲。整个忘记了阐述"倪采不是个流氓"的事实，更别说去仔细体味这个话的意思。

不久之后，我就为我的浅薄和疏忽付出了惨重代价。

事实证明，"面对流氓，我从来都比他们更流氓"这句话，绝不是一时头疼脑热精血上涌的豪迈之辞，而是……罗素的日常行为准则。

那是我在这个城市的第一次出街。

由于我是外地人，对本地的路面不熟。

又因为和倪采集团之间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导致在公众场合受到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敌视。即便我愿意支付导游费，也没有人敢为五斗米折腰来和倪采们过不去。无奈之下，只得死活把罗素从电脑旁边搬出来，陪我逛街。

这里就暂且不提罗素同学怎样擅长迷路，怎样热衷走失，怎样在公共场合充分地、彻底地、多角度地展现自己的无厘头与无常识。姑且集中笔力，来谈一谈罗素同学耍流氓的问题。

那是夕阳西下时分。

在城市森林里一边遗失自我一边艰难跋涉，好歹是买到了一点东西，拎着爬上公车，踏上了归途。

公车上普通挤，我们找好了个地方，站定。

这个时候，我忽然发现，罗素的目光，停留在左手边三点钟方向上--而且，面露搵色。

这一个月与罗素朝夕相处的经验告诉我，面对人类，罗素同学绝大多数时候，都显示出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即便面对倪采同学当面寻衅滋事的质问，也依然保持着嘴角边十五度以上的上扬。

然而，今天，她居然……皱起了眉，进而……咬紧了牙，臼齿磨得嘎吱嘎吱响。

这是……怎么回事?

顺着她的视线搜过去--是一个青年。

穿着白衬衫、黑西裤，金边眼镜，外套搭在手上，另一只手上勾着公文包，抓着扶手，正是一个最普通的中国上班族。

这种人，搁平日里，罗素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今天怎么……

我眯起眼，仔细又看了那人两眼--相貌上，算是中等偏上，虽然比较清俊，却也没到让人一见钟情的地步……何况，罗素成天扎堆的那一坨男人里，素质高的也不在少数，不太可能就这么随地发情吧……

啊，莫不是眼镜控[1]爆发?

或者说是制服魂[2]升华?

我还没琢磨出一个所以然来，罗素已经把NDS往包里一塞，一拎裙子，在人堆里三晃两荡，过去了。

"喂，罗……"

下一秒，过度震撼的事实让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看到罗素放下了裙摆，理好了围巾，露出了可以直接参加晚宴，高贵而迷人的笑容--然后，她树起一根手指，溜上了青年挂着西装外套的那支手臂。

第23节：事故二：比流氓更流氓的反流氓(3)

"哟，这位小哥，很帅啊。"

热情奔放很挑逗。

随着那位先生脸上升腾起来的红晕，我听到了自己脑内那嘎吱作响的CPU超频声。

回过神来第一时间转回头去努力地维持自己面部表情平稳，竭力出"这个人真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样子，淡定地望着窗外……然而又左右一看，发现整车人的视线全都齐刷刷地集中在罗素脸上，连司机先生都回了好几次头，我这么装B反而显得鹤立鸡群欲盖弥彰，连忙又随大流扭回去。

那位制服仁兄，显然无法承受这样突如其来的猛烈求爱攻势，脸红得像泼了朱砂，把包往胸前一抱，在人与人的缝隙中奋力推挤，妄图杀出一条逃窜之路。

罗素黏在他身后锲而不舍：

"不要害羞嘛小哥~"

"我请你吃饭啊！"

"要不晚上一起去喝一杯？"

"……"

"……"

于是公交车厢展开了这样一幅画卷：

一位长发过腰、裙摆翩飞的貌似淑女，正做败家恶少状，满车追着一个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貌似有为青年……

大概是这个景象太过邪骸（乱用词好孩子不要学），以至于直到那可怜的青年鼠窜下车为止，整个车厢里都鸦雀无声，连个起哄的人都没有。

车过了一站。

又过了一站。

再过了一站。

车上终于隐隐约约地起了声响，进而嚓切，进而嘈杂，进而……

"哎呀，现在的女孩子，真不像话。"

"可不是嘛，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

"不是……那可是个男人。"

"哦……良家妇男。"

"好像不是这么说吧？"

"总之不像话！不知道爹妈都怎么教的……"

"……"

"……"

风声车声私语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八卦事，事事得见。

我尽全力注视窗外，行道树迎面扑来又一掠而去，在心底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没人知道你跟她熟"、"没人知道你跟她熟"……却总挡不住脸颊边一阵阵火辣辣的热。

偷眼看罗素：她站在车后门旁边，靠着横杆，小游戏打着，小口香糖嚼着，小脑袋晃悠着，小节拍踩着，整个儿怡然自得--对于自己正处于流言风暴正中心这事儿，她竟浑然不觉！

或者……已经泰然自若了……

我自问没有那样的定力，连忙垂下了头，深呼吸，再呼吸，唯恐别人看到我脸上猴腚似的火红。

好容易挨到站，下了车。

等车开得连影都看不见了，我才敢凑到她旁边，"喂，刚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刚刚？"她一脸莫名，"我怎么了？"

"你……你在车上……"

她仍然莫名。

"就是……和那个人……"

第24节：事故二：比流氓更流氓的反流氓(4)

依旧莫名。

"就是……调戏男人啊！"--妈妈对不起！我说了！我就说这么一次！我再不会了！

"哦，那个啊……因为喜欢啊。"她风轻云淡。

"不……是吧……"我瞠目结舌。

"有什么不可以吗？"她一耸肩，掏出NDS径直往前走。

我内心的封建思想前所未有地热烈大喷发--一怒之下竟踩住了她的裙摆，"罗素！这个事情你得给我说明白！"

她扭回头，以一种极富幽默感地目光看了看自己目前的处境，又看了看我的脸，"那，康德，你看到他的手吗？"

"手？"

"嗯，他的手--左手扶着扶手还拎着包，右手上搭着一件外套。"

我偏头想了想，好像有印象，点点头。

"可是，为什么他要用扶把手的那只手拎包--把包拎在拿外套的那只手上，不是比较轻松吗？"

"……那个，"我不明就里，"不知道，个人习惯？罗素你喜欢有奇怪癖好的人？"

罗素的嘴角微微一抽，"你注意到，他的姿势了吗？"

我摇头。

"他的站位？"

我摇头。

罗素叹了口气，"那你注意到，他面前，贴得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小姑娘了吗？"

"我注意人家小姑娘干嘛--我说罗素，你不会就这么醋上了吧？……啊，等等……"

奇怪的姿势，手臂上有遮蔽视线作用的外套，和年轻女性站得很近。"不会，他是……"

"嗯，"罗素微微一点头，"我说过的，面对流氓，我从来比他更流氓--他敢在公共场合猥亵女孩子，我就要让他记住，在公众场合，被人猥亵，是什么感觉。"

罗素的语气很平淡，好像在说"今天晚上吃煎蛋"，末了加一句："当然，也是因为他比较帅啦。"

我轰然倒地。

"啊，对了，"她刚走两步，想起什么似的转回身，举起一支手指，很严肃地交待，"这事是个技术活，看时看地看人员的--我也是看他是个生手，才敢这么托大--非熟练工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反而被人吃干抹净哦。"

#$%^&……

这位大姐！

您把我当什么人了？！

就算您拿把刀架我脖子上，我……我……我也不敢啊！

罗素继续向前走去，裙摆飞扬雄赳赳气昂昂。身为当事人，她一转身就记忆清空，仿佛方才一切骇人听闻的现象，都不过是天边的浮云。

而我这旁观者却跟在后头，吓得屁滚尿流羞得面红耳赤，宛若身临其境如芒在背至今心有余悸。

走了一会儿，总有点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似的，越想越气闷，越想越失衡，越想越瘪约--而她脚边那一痕白裙却似半条尾巴，还偏在我面前晃来荡去，怎么看都是洋洋得意--"罗素！"

第25节：事故二：比流氓更流氓的反流氓(5)

我一跺脚，又叫住她。

"嗯？"她停下来，转过身，似笑非笑地望着我，"又怎么了？"

"你……"

我张了嘴，却不知要说些什么。

这事，论理，罗素没错。

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看着难受，觉得别扭。

"怎么？"罗素大概觉得我如鲠在喉的状态很有趣，索性放下了手上的游戏，偏头，兴致勃勃地望着我，"想说什么？"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样……这样……怎么对得起……"我脑子里早已是一片糨糊，嘴皮子自然利落不能，像失足落水并不善游泳的人，随手抓了一根稻草就当浮木，"对得起你的裙子啊！"

"啊？"轮到罗素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这和裙子有什么关系？"

"对，裙子，"我终于想到了，是哪里不对，"我说，你怎么能穿着这么一条啊--淑女裙，去做那种啊--对……是吧，男人，上下其手的事情呢？"

她今天是下半身是条窄幅直筒素底绘墨竹的裙子，单看裙子本身，那真是清雅得几乎脱俗。

可裙子主人居然……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流言，却还总在我脑海里缭绕。[3]

--我想，我找到了我愤懑的理由：我是个传统的人，对这"男人日益妖娆，女人趋于阳刚"的现状，已有长久的不满。

当初，罗素那长裙翩然的身姿，是怎样在第一眼就震慑了我，让我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淑女"有所期待--然而，现在，她竟就在我面前，硬生生地把"淑女"两个字捏碎了给我看--这让我情何以堪！

"这个啊……"罗素愣了一下，继而，漾开了一个，布满整个脸，动用每一块肌肉和皮肤的大型笑容，"就是因为穿着裙子--而且是这条裙子，才一定要做这种事。"

"啊？……为……什么……"

""竹"乃花中四君子之一，"她敛了笑容，一本正经，""裙"字，从"衣"从"君"，君子之衣也[4]-何谓君子？"君子喻于义"[5]。我今天若是袖手旁观，见义不为，才真对不起这身裙子呢。"

只一句话就绕得我张口结舌，单听到脑袋里有些古代的辞章在"嗡嗡"回响。

待我回过神来，已经和她隔了七八步远。

只见她不紧不慢地在走在前面，低着头，大概仍在玩掌机，一步，一停，一摇摆。

素裙在她的脚边摇曳。

那裙上的墨竹，古朴苍劲，仿若罗素那狭窄、却笔直的脊梁。

[1]对戴眼镜的2D角色有偏执的心理疾病（？）

[2]为制服系人物燃烧的萌魂。

[3]鲁迅先生对不起……

[4]格式效仿《说文》，其实是杜撰，好孩子不要学。《说文》里面"裙"的正规解释是这样的，巾部：帬（通"裙"），下裳也。从巾君声。

[5]出《论语·里仁》，全句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第26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1)

（七）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

那是我第一次听罗素谈起她的长裙。

最正经的一次，也是最撼动人心的一次。

后来，我们的话题也时常围着她的裙子打转--毕竟这个年代，穿长裙的女子已经很少；坚持穿、天天穿、衣橱里除了长裙只有一条牛仔裤的女孩子，更是凤毛麟角。

罗素"穿长裙的意义"随着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变化总有不同，简直就和孔老夫子的"仁"一样包罗万象，而且每一个解释都同样地剑走偏锋让人惊叹--然而，这一个，只有这一个，如此深刻地shock到了我，以至于在三天之内，我都对罗素怀着一种地球人对外星高等文明生物，无法理解无法沟通只能远观不可亵玩的叹为观止感。

然而，这样的敬意，很快就又一次被日常的琐事淹没了--坦诚地说，在和她朝夕相处了一个月之后，我竟还能对她萌生出敬意来，连我自己也觉得十分匪夷。

在生活中，这家伙根本就是一堆不可回收垃圾：又懒又迷糊，缺乏生活智慧固执己见还总爱别扭。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八零后"这一批城市孩子中，80%都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是一种常态，因此在短时间内想要改变二十多年来根深蒂固的"被服务"状态是不可能的--我的许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在脱离父母独自生活后，都多少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生活脱序……

可我们总能很快地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到正常轨道上来--从来没有哪个人，像罗素这样，坚定地懒，持续地迷糊，在垃圾堆中兀自生机盎然，乱出风格乱出水平。

罗素小姐是一个懒人。

这毋庸置疑。

"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这样的标准，在她面前，就像燕太子见到秦始皇，就像【那个谁】比之鲁迅，就像【画风相似构图"借鉴"的不可说小姐】对上了由贵香织里，一个字：逊；两个字：柔弱；三个字：未够班；一句话：革命离成功还有很远很远，小哥你……大雁塔那里排队等个重生好了。

她的懒惰，是高度的、全面的、深入骨髓的、随时随地的，既和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又从生活中抽离出来；或者说，把罗素的生活，和"一般性的现实"剥离开去。

无论是课堂，还是房间，只要一有"停顿下来"的机会，她马上就会像一滩稀泥一样"BIU--"地一下瘫软下去，平铺在任何一个可以找到的平面上，保持全身上下只有手指及呼吸系统运作的状态，进入"假死时间"。

且，只要她开启了假死频道，天塌地陷都无法把她从"假死次元"（那是什么啊口胡！）里挖掘出来，连食欲这种本能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压抑，非尿急便意烟瘾不能动摇。

第27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2)

因为这个，我一直觉得，她要么是软体动物，要么是习惯于冬眠的冷血动物，绝对不可能是有脊椎温血还胎生的哺乳动物。

当然，如果只有静态的涣散，罗素是绝不足以让我震惊的。--让人慨叹的是，她在运动中，也总能找到最大限度节省体能精力的方法。

比如她跑步的时候，上半身总是维持着一个奇妙的，与人体力学极不符合的角度，并且僵硬不动。我看了许久，依然不惯，询问之。

答曰："这种姿势可以让风的阻力降到最小，最大限度地节省能量。"

苍天啊，大地啊，这位大姐你以为你是在台风近中心呼唤速度吗?

再比如，她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挽着人的手。

起初，我以为这是她表现亲昵的个人方式，因此不但没有表示反对，而且还非常高兴，每天让挂着走来走去。

后来我发现，无论是大路小道，楼梯拐弯，她都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地挂在我身上，完全无视路面情况和行走方便的需求，看起来简直不像是独立的个体，而像是吸取我营养为生的寄生生物--只是为了表示亲昵，不需要做到这个地步吧?

实在忍不住，询问之。

答曰："啊，那是因为挂在你身上，可以节约一条手臂的重量啊。"

我黑线。

继续坦然直白曰："而且，有你导航，我就可以节省精力不用看路面了。"

……（掀桌）

那一刻我真想手一放让她直接在路面上瘫平，让她被来往行人踩进人行道里算了。

最恐怖的还不是这个--最恐怖，乃至于挑战了人类极限的是，她甚至可以为了"不想动"这样根本不能成其为理由的理由，而凌虐自己那尚且属于真核总界动物界后生动物亚界后口动物总门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羊膜总纲哺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狭鼻猴次目人猿超科人科人亚科人属人种的身体。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晚自习回到宿舍。窗外的树沙沙的发出阴暗的低吟，仿佛预见了那晚绝望的景象……

晚风轻拂，我的背后染上了些许凉意。

我掏出钥匙，打开房门--迎面见罗素坐在椅子上……但是！

她和平是有些不同……

她……在动?

她在动。

破天荒的！

她在动啊啊啊！

我当时脑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糟了，这可抽抽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要不先打120叫急救吧？"

定睛看了三秒，发现那种运动，不是单纯的局部肌肉搜索，而是全身上下有控制有节律的起伏--也就是说，她真的在运动！

罗素她……动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过思想的四有正直好青年，无神论在我心中那是根深蒂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可动摇，可在那一瞬间，我眼前还是平白地跳出了两个字：附身。

第28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3)

这件事对于整个宿舍的意义，无异于伽利略扔下了俩铁球，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我一时不敢确定这个事件应该如何定性，会对宿舍未来五年内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只得躲在旁边偷偷观望。

过了一会，罗素摘下耳机，转过头来，"你回来了就进来呗，老在外面站着做什么？"

听起来好像是正常的罗素，我的心略放下三寸，向前蹭了两步，也不敢靠太近，"罗素，你在……干嘛？"

"啊？"她戴上左边耳机，偏着个脑袋，一边看着屏幕一边答我，"打游戏啊。"

"不，我是说，"我模仿着她的动作，"你怎么在动？"

"哦，那个啊，我尿急，坐不住。"她天经地义。

我万分疑惑，"尿急就去尿啊--难道你以为，在这里扭来扭去，就能把椅子钻成马桶么！"

"我等烟瘾上来再去。"

"我!@#$%^……烟瘾不上来就拉不出来么？你是秃顶肉色青蛙叔啊！肾亏就去买肾宝……"

"不是，只为一泡尿跑一趟多浪费啊，我等烟瘾上来了，跑出去就可以一次性解决了，嘿嘿……"她转过头来，牙几乎龇到了耳边，"……嘿，我很聪明吧。"

那样洋洋自得的脸在我面前放大又放大，最大限度地刺激了我那在正统价值取向中淫浸的神经。这一刻所有少先队辅导员、团总支书和政教处主任灵魂附体。

"你TMD给我去拉尿--！"

--一直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我们的学弟学妹们口中，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女生宿舍里，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人身侵犯案件，那案件的主使人就是……

（掀桌！）

天地良心！

要知道，那时是花了多大劲，才克制住自己，没把她小样儿直接塞马桶里冲下去啊！

不久之后，我就发现，"懒"在罗素身上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

--不，这并不是说她的懒惰成绩不达标（？）。她的懒惰指数之高（？）和懒惰实力之强（？）都是毋庸置疑，在我的交友圈中，暂无人能望其项背。

所谓"懒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的意思是说……嘛，类似于有爱因斯坦的第二张小凳作垫背的，第一张小凳也就不显得那么丑陋了；在居里夫妇的光环下，约里奥·居里夫妇的诺贝尔奖就没那么灼灼耀目了--因为有了其他毛病的衬托，懒惰这个本来不是细节问题的问题竟显得无足轻重不足挂齿了。[1]

是的，比起"懒"来，"迷糊"绝对是更让人头疼的问题。

不夸张地说一句，我到现在都非常怀疑，除了键盘和鼠标还有屏幕的位置以外，罗素到底知不知道她自个儿的东西在哪。

一整天里，在她稀薄的活动时间里，有百分之八十是消耗在寻找东西上，一会儿"我的橡皮哪里去了"，一会儿"我的拖鞋摆在哪里啊"，一会儿"我明明记得这里有个凳子的"。

第29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4)

进浴室洗澡，回来三次那算是少的，一般没有回个五次以上，绝对拿不齐全东西。不是掉了洗面奶，就是缺了护发素。后来写了张清单贴在门口，让她每次去浴室之前对着清单勾一次，才勉强把反工的次数降低到两次左右。

作业什么的更不要指望她会记得--就算她记得星期几要交，也绝对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还时常冒出一两句"今儿个礼拜三是星期几啊"的话，让人哭笑不得。

更惨烈的是，这倒霉孩子眼看当人类也当了十几二十年了，竟连道儿都走不清楚。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并不是很好：新校区只有教学楼、操场、宿舍楼、图书馆这些一期的基础设施是部分投入使用的，还有许多未完善未建成的地方，因此地面上时常有些凹凸不平、坑坑洼洼的地方。

可同样身为直立行走的智能生物，绝大多数人类都能及时准确有效的避开这些阻碍。只有罗素，只要我一放开她的手，她绝对大踏步地往里掉还一掉一个准。

本来，我没觉得这是什么太大不了的事情。

因为罗素就是个屋里蹲，无非必要，绝不出门--而她和我一个班，所以凡是她必须出席的场合，我也无一幸免。因此，我一直以为，她是因为身边有了一个我才会这么放任。当她单独行走的时候，还是可以像一个正常人类那样瞻前顾后的。

然而，一场闹剧从天而降，把我这零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碾得粉碎。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罗素因为作业不合格，被助教拎去进行特别调教。我正好有急事要前往市区办理，无法陪同。所幸她也不粘人，就打发她自己去了。

奔波了一整个下午，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上，房门却还是锁着的，推开一片黑暗，空空如也--罗素还没有回来。

不由感慨：今天助教的战斗力真强大，就拎着桶先去洗白白。

洗完白回来，罗素依然没有回来。

有点担心，但转念一想：如果是罗素那家伙，气得助教一个怒槽满，战斗时间频频上升那也是……很有可能的。带着一丝不安看了一会书，到底按捺不住，打了几个相熟同学的电话。可他们不是周末回家了，就是出去野去了，没人知道。

又过了半个小时，还是不见她人影，我忐忑了。翻出班级通讯录，找到几个确乎是和罗素一起被抓去小组调教的同学一问，都说已经下课好久了，罗素早回来了。

这下我坐不住了，披上外套就冲出房间。

现在想来，那时的确是有勇无谋：很迟了，天黑；正是周末，往来的人也少；旁边还有建筑工地，怎么看都是治安情况堪忧的样子。而我居然谁也没找，就怎么自个儿冲出去了。

第30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5)

教学楼里一片漆黑。

大概是急狠了，我竟没顾上怕，在楼里面上下转了一圈，喊了俩嗓子，除了自己的回音以外，不管是人是鬼都没召唤出一个，连看门的大爷都没理会我。

无果。只得往回走，心里像吊了十八个吊桶是七上八下：罗素该不会被外星人绑架了吧？还是说，她本身就是外星人，现在回母星了？不对啊我和她住了那么久观察那么细致入微从几个基本硬指标来看她还应该算是一个地球人才对……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在那种情况下，冒出这样的念头是多么地……不符合地球人类的基本行为模式……我竟没有想到报警，没有想到找辅导员、甚至没有想到要打电话叫同学，一个人愚笨蠢呆傻地徘徊在宿舍与教学楼之间的水泥道上论证她罗素到底是不是地球人！（掀桌）

这时，突然--一个恐怖的景象夺去了我的注意力：在水泥路旁，挖了许多半人多高的坑，准备种行道树用的，而其中一个，正闪烁着微弱的红光……

"外星人外星人外星人外星人外星人入侵啦啦啦啦啦啦！！！"

第31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6)

"还好你来了。"爬上来之后，罗素拍了拍裙子，把围巾从身上拿下来，重新绕到脖子上--刚刚在底下，她把围巾当成被子一样捆在身上，视觉效果完全不像一个人类而像一个蚕茧，直接导致了我的判断失误。

"什么叫还好？！"我还在斯巴达状态，徘徊在兽化的边缘，"于是你从下课走回来就掉下去然后就在底下气定神闲地打游戏直到现在吗？！"

"嗯。"

"嗯你妈个头啊！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自救吗？！打个电话给我啊！要不然打给……"

"……没带手机。"

"@$%(*……那你也要大叫啊！下午的话来往的人不少吧叫一下就……"

"不要。"

"唉？"

"就算大叫，围过来的也只会是一堆来看热闹的。"她鼓着嘴，别过脸去。

"……那我不来你怎么办？"

"有NDS啊。"

"NDS个头啊你以为任天堂能带你上天堂吗醒醒吧孩子在里面睡一晚你得冻死……说起来你在里面呆了多久啊？NDS都没电闪红灯了……"

"几个小时吧……嘛，总之，我讨厌被人围观。"

"我不是人哦？"

"你只有一个嘛。"

"@#&*$……你脚怎么回事？"

"嗯？扭到了--要不然这么点坑我早自己爬上来了。"

"扭到你早说啊！"

"没什么事啦其实……啊！"

--随着那声"啊"，她又跌另外一个坑里了。（扶额）

------不好意思，作者说她不知道这里要怎么过渡。于是这是分割线------

很久以前，我曾经是个正常人，真的。

每当我为我自己的忍耐力、适应力、想象力、危机应变能力，又、again、再一次地上了新台阶而欢呼雀跃的时候，罗素总能制造出超越我忍耐力、适应力、想象力和危机应变能力的新状况来挑战我那脆弱的柔嫩的小神经。

而且这样的挑战向来不挑时间地点人物，也没有起因经过，往往等我需要面对的时候就只有赤裸裸的直白的悲怆的结果了。

我到现在居然还能身处精神病院之外，实在算是祖上积德福荫子孙。

记得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罗素像往常一样走回宿舍--这个"像往常一样"的意思，就是说罗素"像往常一样"打着NDS，并且"像往常一样"地挂在我手上把一只胳膊的重量交待给我。

走到一半，我忽然发现我的鞋带开了，就蹲下去绑鞋带。

不过十五秒钟，可能还要再短点，再抬起头，罗素已经挽着另外一个人--而且还是个男人--昂首阔步向前进了。

我整个口胡在当场，不知道要做什么表情，直到屁股被人踢了才想起要站起来。

这算是什么状况?

那个男人……完全没有要推开的样子……认识的？是她谁?

第32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7)

朋友？男朋友？情人？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该追上去问吗？

可是如果是男朋友或者情人的话，这种情况下去打扰不是不好吗？

那我该怎么办啊？

跟着吗？

这种情况下跟着也不太好吧？

--不管好不好好像我现在已经在跟了……

可是不对啊--我就蹲下去那么十几秒钟，就马上凑上一个替补的而且还是亲密关系的家伙这也太扯了吧难不成真的是罗素她……

"你这个贱女人--"

就在我的脑袋还像一锅沸腾的水一样咕噜咕噜翻滚地冒着泡泡的时候，一声晴天霹雳砸烂了我的锅底--只见罗素的面前的出现了一个高而瘦的女性，双脚叉开，双手握腰，犹如鲁迅《故乡》里豆腐西施或者说圆规那样站着，纤腰一握--体内共鸣箱并不很大--音量到异乎寻常地旷阔。

这么一声，周围的人全都转过头来，自动退开去，以罗素、男人和女人的站位为中心，围成一个圆，放下手中的事，开始享受着难得一见的宝贵现场。

"你blablabla……"

那女人指着罗素骂起来，其言辞极度不堪入耳，描绘不能，请自行想象带入。

骂了一会，罗素大概终于意识到处在台风中心的是自己，抬起头，非常茫然地看了女人一眼："你谁啊？"

周围看客因为这一招出神入化的针锋相对喝起彩来，骂人的女人一时也愣了--随即，在周边的起哄声中恼羞成怒，竖起食指指着罗素

的脸，"你TM还要不要脸啊，青天白日的……"

我必须庆幸我身处一个语言程度比较高、实践性能比较低的南方城市。看那女人的架势，如果是在东北，早拿个片儿刀削过去了。

罗素又木讷了一会，大概终于反应过来问题出在她的胳膊上。于是她扭头一看--吓得乍毛，"噌"地跳开三步远，大眼睛眨巴了两下，伸手调了调隐性眼镜，又眨巴了两下，困惑地拧着眉，

"你--又是谁啊？"

我真傻，真的。

我单知道走道的时候，罗素没有人领着，会掉到坑里去。

我不知道她……她……她……她会随便找个不认识的人就绕上去了！[2]（捂脸）

虚弱的脸皮和羞涩的心灵，在那一刻拉响了警报--"快走快走快走！"的声音在我体内盘旋回响。

可罗素在人群中，茫然四顾，焦急又无助的puppy eyes，又把我钉在了原地。

结果的结果，最后的最后，我还是，最终，硬着头皮，把自己送到麻烦的漩涡中心去了……

还好，不管那位女性如何彪炳，在我咬牙自我牺牲，和罗素摆出"百合"的姿态的时候，也终于败退了。--我于是抓起罗素的前爪，转身逃窜。

第33节：事故三：直立行走大型挂件(8)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罗素一脸委屈，十分委屈，特别委屈，非常极为格外委屈，且莫名其妙，且浑然不觉，且惊惧无措，"为什么我走着走着，你就变成了一个男的啊？"

她扭头，很不放心地看了看我。

低下头去戳两下NDS触屏，又抬头看看我，"等等，我刚刚……不对，你是不是被外星人绑架了一下？还是被附身了？你是地球人吗？"她的眼神盯着我的眼神是焦虑的，提防得非常直率。

我额角的青筋"唰唰唰"地往外跳：想我一个贪生怕死喜静恶闹的普通人顶着强大的舆论压力穿越恐惧线伪装成LES拯你于水火，到头来居然被当成异生物入侵有没有搞错啊！

"你以为呢？我就蹲下去系了个鞋带，你就跑人家手臂上了，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大怒，几乎咆哮。

她被我的音量吓得瑟缩了一下，继而恍然大悟，"啊！你去系鞋带了？"

"嗯。"

"那是我自己……"

"不然你以为是谁？我说你也……"

我话没说完，这娃"嗖--"地一下跑不见了--等我回头找到她，她正站在刚刚那个女生面前，一个劲地鞠躬，看口形是在说："对不起。"

我满头黑线。

这事已经了了，怎么又……这会儿人估计还在气头上呢，这不找骂么！

果然，对方大概是看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铆起劲来骂了二十多分钟才勉强进入尾声。其间喝水两次，看手表一次；我上前妄图劝

说一次，被罗素阻止--罗素一直保持端正的三十度弯腰，连头也没抬一下。

临了，我走上去，掏出纸巾给她擦擦，"你闲抽了啊？自己跑过来……"

"这个事是我错了。"她见对方走了，似乎大大地松了口气，终于把背直起来，捶了捶腰，"做错事情要承认，挨抽被念要立正。"

"@#$%^&……"

[1]向《绝望先生》致敬。另，约里奥-居里夫妇，居里夫妇的女儿和女婿，虽然两个人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远没有居里夫妇那么出名。

[2]鲁迅先生我又一次对不起您了……发现这个句型我用得好频繁……（蹲）

第34节：人性光芒万丈照四方（啥）(1)

（八）人性光芒万丈照四方（啥）

写到这里，估计很多读者要挖鼻问：罗素既然如此麻烦，你何苦死乞白赖地和她腻在一起。

嘛，关于这个问题嘛……

首先我是有隐衷的。

经历过所谓"女生小团体"的人都应该知道吧?

虽然这样的团体一不能带来实质利益，二不能增加个人修养，三没有创新意义和趣味性，但总有人不厌其烦地乐此不疲，创建着维持着参与着。

而且，其组织结构一点也不比盈利性机构简单，要谣传有谣传要倾轧有倾轧，勾心斗角争权夺势一点不少，可谓严密紧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样的群体，打入内部难，全身而退更难，退过之后想要尝一口回头草是难上加难。

我也算是文科班出身，在女生群里摸爬滚打，姐姐妹妹也曾叫得甜美。见多了查查切切，蝇营狗苟：看过锐利的暗箭，也尝过暗箭的滋味；感受过流言的欢实，也经历过流言缠身；了解过被人孤立的恐怖，也下过狠手，咬牙孤立过人……纵然不敢自称"在其间游刃有余如鱼得水"，"深谙其间规则"的程度总算是有的。

目下的情况看来，班级里还没有人敢和倪采呛声，而倪采绝不是"一笑泯恩仇"的人。

我若死硬到底，最多身后骇浪滔天--可人前，即使是倪采团体核心成员，该有的礼貌交接，进退规矩，总不好太缺。

若是我真去服了软，那接下来的三年半，就只有做牛做马做鹰犬，累死累活服务所有和倪采集团有关联的人而不得有异议，间或还要自觉履行刘姥姥或曰篾片的职责，给她们灰暗的生活增添无聊的乐

趣，纵然有人同情我也绝不敢吱声--直到下一个命运同样凄楚的人接替我的位置。

我能有这么傻吗?

显然不能。

所以，就算罗素是个人渣，我总不至于要跑去和仰仗倪采的两根鼻毛的摆动幅度过活。

何况，罗素还不算是个人渣。凭良心说，在她不懒不迷糊，不犯混也不放空的时候（真的有那种时间吗?），她还是个很优很积极向上的好青年。--而且，在她心中，似乎有某些常人无法理解的奇怪尺度。她总是身体力行坚持不懈一丝不苟地贯彻着，几乎可以称之为"执念"。而这些"执念"中，还是有一些，很利于人品和谐建设的。就算在她脑子全面空白，行为十分脱序的时候，也能为她保有最后的一丝基础人性。

其中，我最欣赏的一点，她就是她除了自己怕麻烦以外，还非常、极为、特别、十分、格外、很怕给别人添麻烦。凡是会给除了她以外的其它生物造成影响的行为，她一律万般谨慎。

最直白的表现就是，抽烟的问题。说起来，除了见她在天台那一次以外，我几乎没有见过罗素抽烟--如果不是经常看到她把香烟打火机扔得满床满桌满地都是，我都不敢相信她居然真的有瘾。虽然她就算憋到暴膀胱也懒得去厕所，但只要烟瘾上来，她绝对会到外面去找块空旷的地方打发--我和她同住了四年，还没有在寝室里见过点燃的香烟。

再有，吃饭的问题。罗素是时常因为埋头游戏+懒得拥挤，而放弃去食堂进食的机会--她也从不要求我帮她带饭。多半是自己泡面解决，间或叫个外卖，亦或干脆不吃。

有时候，我见她连续一个星期都消磨在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口味的泡面中，实在看不过眼，也会在下食堂之前，问她要带点什么。

第35节：人性光芒万丈照四方（啥）(2)

然后场景多半是这样的：

我主动要求提供带饭服务。

她拒绝。

我再次要求。

她依然拒绝。

我继续要求。

她抵死拒绝。

我以切腹相威胁要求。

她键盘一推，"好啦好啦，怕了你了，我跟你下去吃还不行吗？"

胜利。

如果是我在食堂给她打电话问她要吃什么，基本上电话打了三分钟之后她肯定自觉自愿地出现在食堂门口，一脸旧社会满面大便色和我一起排队挤饭菜。

故而虽然我们在一起共度了四年千余日，我帮她带饭的次数依然屈指可数。而且多半是我先斩后奏，带回来以后还要惨遭"对不起麻烦你了谢谢下次别这样了我会不好意思的"想起来就说说起来就没完轰炸接连一星期。让我心有余悸，长久不敢再有下次。

还有，整洁的问题。

罗素的桌面状况的绝望程度即便在整个院系里都是小有名气的，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保持像都像被水牛践踏过了的沼泽被美军凌辱过的伊拉克小巷一样惨烈的状况。可令人惊奇的是，这样深入而具侵略性的混乱，从来不曾向宿舍中段扩展。

经过长期仔细观察后发现，杂乱无章的局面，只会在"六块地砖"之内肆虐--如果有纸屑零食袋子之类飘落到六块地砖的边线外，罗素的那灵活的好像具有自主意识一般的脚丫子，就会迅速出击把它们拖回来。因而，就算是吃过的泡面盒子已经多到连桌面都摆不下的程

度，它们也能很整齐地贴着地砖的边线排列，显示出"出淤泥而不染"，经乱局而自正的秩序来。

为此，我曾特意咨询过罗素，对于"六块地砖"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她总是能把世界崩坏的领域巧妙地控制在这个范围里。

"啊，你说地砖？"

说这话的时候罗素正嚼着她那亘古不变的进教育超市离门最近的柜子上的光友酸辣粉[1]，地下的泡面盒子已经围着她排了一整圈，而且叠了起来，最高的足到膝盖，像一横白色的花园篱笆栏。

"恩，为什么，"我指着那白花花的壁垒，"这个东西，总是围着地砖一圈这样……"

"哦那个啊……"罗素左手往房间里随便一比划，"这个房间的地砖是四乘以六这样铺的嘛，一共二十四块，所以属于我的地方就是六块，二乘以三，"她往身边一指，"这样。"

这个解释真是既诚恳踏实，又耿直合理。

可不知为什么，那整排整排的白色方便面壳子，在我眼里，就硬是越来越透明，越来越透明，最后变成了变成了一汪护城河般，亮晶晶的水痕--嗯，就好像狗在电线杆子上的标记尿。（殴）

这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说，无论路面上多么空旷，只要指示灯是红色的，她就一定会像树一样死钉在原地；比如说，她自己的作业只要我不念她，她就绝对不会记得啥时间要交，可小组合作的作业，她的那部分总是第一个完成的；比如说，即便在食堂这样弱肉强食的地方，她也总妄图找出一个队伍尾巴排上去；再比如说，我只是偶然在她把手挂在我胳膊上的时候，无心地甩了一下，说了句"啊，好重"，她就整整一个星期没敢挂上来，每天上学放学一路走一路掉坑非常飘摇。

说起来，以前，和"类倪采型生物"扎堆的时候，虽然表面上和颜悦色、风平浪静，私底下却是惊涛骇浪暗潮汹涌，看似轻松，麻烦却也不见得就少--而罗素……

虽然她总是在人前，把脸像宣传单似的四处乱丢，让我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可回到房间打开电脑，就异乎寻常地安静和温顺了。

"嗯？你老这么看着我干嘛？"

罗素拿下耳机来，望了我一眼。

"不，没什么。"

我帮她把耳机摁回去，于是她继续安然地打游戏。

--嘛，这么想来，自从罗素走在我身边那天开始，我就再也不做那个，被所谓的"朋友"从悬崖边推下去的噩梦了。

[1]虽然没有广告费，但是为了它和D四年的情谊还是义务地来个软广告=v=。

第36节：考试是一生未完结的诅咒(1)

（九）考试是一生未完结的诅咒

在这逆习惯而动的一张一驰之间，旧有的时间观念被破坏了--于是，时间的流逝变得渺茫而不可推定。短短三个月，却仿佛生命的船陷在了永恒的泥淖里，在日出与日落之间兜着圈子，一次又一次，不会停息……可转眼，又成了寒叶落下的那一瞬，短暂得无法感知……

一学期就这样被忽悠过去了……我是说……

期末考试到了（无表情句号）。

面对着迫在眉睫的天灾人祸不可抗力因素，罗素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前瞻性和紧迫性。

--她从两个星期之前，就"准备要"开始"准备考试"了。

电脑的屏幕正中，被贴上了"期末考倒计时XX天"的黄色便笺贴。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她都要对着镜子拍拍自己的脸，大喝一声"嗨！罗素！今天要加油！"并且给镜子里的人影一招天马流星拳鼓舞士气。

然后。

她就站到电脑前面去--"开机，不开机，开机，不开机……"地挣扎，往往还伴随着在电脑面前打转兜圈的动作。时间的长短与士气的高低呈正比例函数关系，最长一次她甚至足足支撑了一分零二十六秒才放弃。

接下来……唔，没有接下来了，"准备要"的阶段大概就到这里结束了。

没错，我所说的就是"准备要"去"准备考试"，而不是"准备考试"本身。

因为，无论怎样的挣扎，都将以失败告终--罗素最终会坐回椅子上，顺手取下那个"看上去"很有震慑作用的倒计时贴，摁开主机箱上的开关--所有的负隅顽抗就到此为止了。

她继续欢快地沉浸到2D的世界中去，无忧无虑地结束一天，然后再爬上床之前感慨一声："啊，今天又浪费了，明天一定要努力啊啊啊啊啊--"

把倒计时贴上的"XX天"划掉，减掉一个数，重新写好，关灯，睡觉。

如此往复。

结果，直到第一科考试的前一天白天，她依然只是重复这些毫无意义的仪式……

第37节：考试是一生未完结的诅咒(2)

"我说，"下午去自习之前，我忍不住踢了她的椅子一脚，"明天就考试了哦，你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唉？"

她抬起头，不明就里地望着我。

我把她的耳机拽下来，"明天，就考试了，你这样--不要紧吗？"

"什么？！"她瞪圆了眼睛盯着我--我想，就算她发现自己忽然穿越了，或者我告诉她我是个外星人，也不会看到比这更夸张的惊讶了。

"明天……就考试了……"

我被迫重申了第三次。

"啥？"她难以置信地向电脑屏幕旁边摸了摸--抓出那张黄色的便笺贴--上面已经划得乱七八糟惨不忍睹了，然而，最下面，确乎是一个红色的"1"字。

"啊----------"

那一刻惨绝人寰的尖叫我一生也不会忘记。

虽然我不知道"康德对罗素施行虐待"的传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这个一声嘶鸣绝对有利于这个传言的证实与传播。

--继而……

罗素"咚"地一声坐回椅子上，"嘛，反正都这个时候了，赶也来不及，我先把这局打完好了。"

"喂！你!@#$%……"

我一口气上不来差点没窒息毙命，赶紧的转身出门眼不见为净。

下自习回来的时候，罗素的电脑终于不亮了--确切地说，整个房间都不亮了，她人也不见了。

六块地砖的"罗素领域"内，铺满了各种各样的复习资料，和尚未处理的各种堆叠整齐不整齐的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一片凶猛的深白色。

"罗素？"

我凑上前去仔细观察，终于在一片垃圾与复习资料的海洋里找到了被埋没的罗素同学--她拿着个手电筒，手忙脚乱手舞足蹈手脚并用地混战在纸山纸海中，饶是寒冬时节，依然闹了个汗流浃背--看到我回来了，她的脸"呼啦"地往下一垮，软软地虚弱地来了一声："康德~~~"

尾音飘渺，还带抖。

我囧了一囧，"你这是在做什么呢？--怎么不开灯？"

"我把闸拉了。"

"啊？"我说怎么进门摁那么多次开关灯就是不亮，"好好的你拉闸干嘛？"

"不拉闸的话……我就会忍不住去开电脑呜呜呜……"

得，她还委屈上了。

"我说……"我深刻地感觉莫名的挫败感，完全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回答，只得顺手拿起其中一份资料凑近光源一看，却发现不对，"……内啥，这是后天考的内容。"

"哎？"

"这个资料，又是谁给你的？"我又拿起另外两张，"这个是最后一科的，就没明天什么事。"

"啥？--哦……那个……"

"你啊，平时不烧香，临来连个佛脚都找不着，硬抱到佛屁股上……"

"泥~~~"她龇牙做无辜状扭动。

第38节：考试是一生未完结的诅咒(3)

"泥个什么泥--你怎么就不知道打电话问我一下？"

"我看你好像很紧张的样子……而且你是学习委员啊，要争第一的人，打扰你多不好……"

"你个猪！"我把地上的资料收集起来，就没见几张是和明天有关系的。"你这些东西到底哪里来的？你该不会把整个学期拿了的资料都翻出来堆在一起看吧--我说你那本书根本就是下个学期才开始上好吧？你现在看它做什么啊？"

"嘛，我稍微打电话问了一下，"她放下手里的书，"说是考这个啊……"

"你问谁啊？"

"苏拉底，白拉图……"--几个熟悉的名，正是隔壁班几个平时和她一起逃课打游戏的家伙。

我扶额，"这些人……自己都未必拎得清--你要怕烦到我，就去问马柯思啊--反正他总是很有空。"

马柯思，伟大的班长大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典型。

"不要，我讨厌他。"

"小姐，你现在是挣扎在及格线上，居然还有时间去理会"讨厌不讨厌"的问题真是……"

"士可挂，不可辱！"她脖子一横，大义凛然。

我投降，"那胡塞尔呢？"

胡塞尔，团支书，虽然体质比较柔弱，但无论哪一科的小测都是前五的常客。

"我现在只是六成死冒点烟，问了他就直接下了十三层地狱死焦了--那家伙绝对恨不得别人都考零分好衬托他的伟大智慧，眼看考试了他能……"

"OKOK，"我举手打断她，从书包里把笔记掏出来，"这里是笔记，你课本呢？"

"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了--刚刚好久了，只找到这一本。"--她说的"这一本"就是那个提前发放的下学期课本。

我无力地抽出课本摊在我自己的桌子上："你去把灯开开先，今天晚上你就坐这边，把我划红线的地方背起来……"

"啊？不好吧，你还要看呢……"她往后缩了一缩，"那个我去复印一下就好，等我一下就……"

她说着就要往外跑。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得了别抽抽了，不怕告诉你，这些东西我都背了最少五次了再看都吐了--你看着吧，我去洗白--先把闸拉上，灯开了……"

"小康康你最好了！！"罗素没等我划说完就从桌子底下窜出来--几乎在椅子上绊倒--扑到我身上，搂着我的脖子，"MUA""MUA"两声，给我左右脸颊各狠狠地来了一下，"我爱死你了呜呜呜……"

一瞬间我从头凝固到脚，连背上的寒毛都"唰唰唰"地乍得笔直--我素来不习惯和人太过亲密，在罗素之前几乎连别人的手都没牵过--愣了三秒，硬推开她，"……那那那那个啥，别闹了，赶快复习，我去洗白。"

"嗯嗯！--啊，对了。"

"什么？"

第39节：考试是一生未完结的诅咒(4)

"我能把整个……就是你划的这些，告诉拉底他们吗……"

哭笑不得，"眼看自己就在悬崖边上来，还想着共产共妻……算，随便你。"

我提着桶出去了--

忘了浴液。

后来忘了浴巾。

再后来忘了拖鞋。

结果，总算体会了一回折返三次的滋味。

第二天的早晨睁开眼，闻见空气里那种名叫"考前火药味"的气味更浓重了。

这种味道在最近一个星期里，始终弥漫在校园里，直接导致空气质量直线下降，严重降低人民的生活质量。几乎所有的人的行为都多少受到了"考前火药味"的干扰，或兴奋过度夜不能寐，或紧张非常食不甘味。只有罗素等极少数人，由于嗅觉缺乏、神经粗大、反射弧过长等生理缺陷，因祸得福，幸免于难。

然而今天，这味道升级到连罗素的行为都受其影响，开始反常了：她，居然破例，在去教学楼的路上，使用"复习资料"，代替了固有的"NDS"。

"我说，"她还是和往常一样，黏在我胳膊上，兴致勃勃地快速翻阅着那叠资料。"你现在看这个能记得进去？来得及吗？看了跟没看不都一样……"

"这你就不懂了，"纵然现在这行为几乎等于大便憋到肛门口了才找厕所，罗素却还是保持了固有的冷静与翩翩风度，"所谓临阵磨枪，不利也光。"

--好吧，虽然DNA组合方式有99%是相同的，人和人之间却到底还是会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来到教室，推开门，"考前火药味"扑面而来。

这里，照例是被"考前火药"污染得最严重的地方：争分夺秒与资料抵死缠绵者有之，目光呆滞神态游离不知所措者有之，一路喝水一路抖腿还一路小声重复"我其实一点不紧张"自欺欺人者有之。

而其中最热闹的，莫过于教室前端靠黑板的那个角落。倪采、马柯思和胡塞尔都集中在那边，外圈围了一层高高矮矮胖瘦不等的路人甲乙丙丁戊。

我尽力把脑袋别到一边，妄图让他们忽略我的存在--未遂。书包刚放下，就被马柯思同学召唤了过去。身为一个学习委员兼普通学生，我还是很尽责且有表率作用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不但课缺得不是那么太多，成绩也不是那么太坏，这样的优等生集体做作大会，难免要把我计算在内的。

我拽了拽罗素，却想起她素与马柯思胡塞尔倪采都不睦，加上她现在正埋首于课本之间，厮杀于材料之中，一时半会大概挪不了窝，就放她在座位上看包，自己走过去了。

"哎呀，班长，"我把自己的面部肌肉向上提起三十度，做"忧虑而不得不强颜欢笑"状，走过去，"怎么办啊，我都没怎么复习，书只看了一半，这下死定了。"不用看他们的表情，不用研究他们的嘴形，纵然我一点也不知道刚刚的话题，我依然明白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加入他们的谈话圈。

第40节：考试是一生未完结的诅咒(5)

果然，倪采和胡塞尔双双转过头来，同做"紧张而为了礼貌不得不勉强微笑"状：

"你还看了一半呢，我只看了三分之一啊！"

"哎呀，你们好歹是看了书--我连资料都还没看完好不好！"

瞧这嘴脸假的，只看了三分之一的人至于在这里高谈阔论么？最起码也拿张资料不看也当个道具啊！--我看了自己空空如也的手，好吧，我也很假。

说起来，大概是为了让对手放松警惕吧--这确乎是一个惯例了：在考试之前，就算相关内容已经熟悉到倒背如流正着背也如流多看一眼就要吐出来的地步，也还是要对外宣称"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过"，"最近都在玩现在死定了"，"这次不知能不能及格"之类，仿佛在考试之前把书看完了竟是一种屈辱。

"哎呀，"马柯思皮笑肉不笑的技能显然和旁边那些"气轻"的家伙们不同，这种"华丽的假笑"看起来竟像真的一样。[1]如果不是嘴角的角度有少许偏差，我几乎也要以为它是真的了，"康德你就算完全不看也没问题的啦！"

嗯，这也是考前的常态之一：捧杀，通过"恭维"瓦解对手的防备心态的技能。--可惜得很，我也是优等生做惯了的，成绩拿A未必敢打保票，考前装B却早已轻车熟路："怎么可能--我有两次的作业都没有满分啊，这次的第一肯定是班长你了。"

"哪里，倪采她可是……"班长迅速转移了战火。

"哎呀那个书记他才……"倪采也马上扔开了烫手的山芋。

"……"

"……"

这一席话说得，那是虚情共伪意一色，明刀与暗箭齐飞，加上夹杂其间的路人们的附和和马屁，真可谓满座衣冠皆谈笑，竟无一句是

真心。[2]

考前五分钟，场子终于散了，我身心俱疲地走回罗素身边。最近时常与罗素这样一条肠子通到底的孩子呆在一起，"优等生技能"方面的磨练似乎有所不足。

长久以来，我一直迷惑，这样的考前聚集到底有什么意义--参与其间的人，大多明白隐藏的规则，大概没有哪句话，说了不是等于白说的。

直到今天，我到底发现了它的一点意义：首先，自己不想复习了，便不许别人利用这段时间抱个佛脚；其次，无论怎样，嘈杂到底是可以扰乱人心的。

"你怎……看完了？"

走近了才发现，罗素已经把资料们放在一边，开始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起人头来了。

"嗯，都看过一次了。"罗素保持了一贯的从容，"基本上，大概。"

"不用再看一次了？"

我刚从一群"虽然一个月前就开始每天扎实准备，却依然在考前惶惶不可终日，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积极向外宣扬"自己从不读书""的人中脱离出来，转头就看到这个"考前十二个小时还不知道考的是哪科范围在哪里"的家伙在镇定地画卡通小人，其心灵落差真不是一句话所能形容的。

第41节：考试是一生未完结的诅咒(6)

"嗯，现在再看只会让记忆混乱而已。"

她把小人的头发擦去一点，仔细地描绘高光的部分。

"你……有把握会过？"

"当然没有啊！--但是，今读亦挂，不再读亦挂，等挂，不读可乎？"[3]

GOOD，够气魄，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

"刚说"临阵磨枪"的可是你。"

"识时务者为俊杰--人要懂得因势利导，随机应变，与时俱进。--啊啦，对了~尿尿去~尿尿去~"她欢快地跑出去了。

我站在原地，听到考试预备钟敲响的声音。

大学的考试场景，在国境范围内，大抵都是一样：复习全面的，全神贯注奋笔疾书；准备全面的，在监考松散的时候奋笔疾抄；设备全面，左顾右盼全身上下不断震动；放弃全面的……在考卷周围画卡通小人（揍）。

如果监考再严格一点，就会出现百无聊赖的人，技术含量不足被抓住的人，以及歇斯底里哭泣的人--可今天的监考实在松散得可以，于是什么热闹都没见着，就这么匆匆结束了。

出考场，依惯例聚在一起对答案，把所有视线里的人都当成马，狠狠地拍一圈屁股。退出来，找到罗素：她已经拿出NDS玩上了，全然不见和"考试"抵死缠绵之后应有的紧张余韵。

"考得不错？"--如果是马柯思或倪采或胡塞尔露出这样的神情，我大概就可以确定这一次班级第一名的归属了。

"嘛，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成绩取决于阅卷。"

……好吧，面前的人，毕竟……是罗素。

[1] "气轻"、"果敢"、"华丽"，NDS游戏应援团的等级。

[2]句型见"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滕王阁序》，初唐，王勃），及"满座衣冠犹胜雪，更无一人是知音"（仙四，夙瑶的台词）

[3]句型见"今亡亦死，举大义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涉世家》，西汉，司马迁）

第42节：长裙下埋着腿毛（揍）(1)

（十）长裙下埋着腿毛（揍）

然后是周而复始的考前综合征。

然后又是考试、考试和考试。

再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学期结束了（呆）。

收拾东西，准备走人。

我家不在这个城市，一向吃穿用度又不乐于亏待自己，收拾起来自然繁琐。为了保证能在机票规定时间内启程，我在最后一科还没有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卷铺盖打包了。

而罗素……

她的持久力在第三科的时候就出现不济，第四科考完已是岌岌可危，第五科出现回光返照，神采奕奕指桑骂槐，第六科延续了这个势头哭天抢地……最后一科的前夜，她脚步虚浮，目光涣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如果不是我本着黄继光精神，誓死守在电脑前面，她估计早喊着"死了都要玩"冲回游戏世界了。

最后一科考完后，她就扑在屏幕前，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1]，进入了高阶假死状态。除了偶尔停下来凑合两口泡面，或是火速冲出门去解决尿意烟瘾之外，一动也不动，连睡觉都是随手扯一张被子，在椅子上凑合着解决。如果不是我深度洁癖，每天坚决打发她洗白一次，她或者会臭在椅子上也未可知。

--我一学期积累的"罗素活动方式数据库"里的资料表明，在接下来的几天，她的状况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于是我索性不支持不反对不管理，放她自生自灭。

在我机票日期的前一天中午，罗素终于像吸饱水的海绵一样，从考试后的干瘪症状中解脱出来，拿下耳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我要死了，没想到还能抢救一下。"

"欢迎回到人间。"

"啊，对了，康康，现在是几号了？"她把脑袋搁在桌面上，看上去就像西点店里待出售的发面大法包。

我报了日期。

她忽然蹭地一下从椅子上弹起来，"什么？！今天是……"

我又一次报了日期。

"啊----------"

无论面对多少次，这样骤然爆发的分贝攻击已然能让人心惊肉跳--然而毕竟是见多了有经验，我马上镇定下来，"冷静冷静--现在已经没有考试了……怎么了？错过什么了？新书发售？新番字幕时间轴没做完？同人本网上订购时间过了？还是……"在三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之后，我已经基本掌握了罗素的"暴点"。

可这一次，罗素却没有在爆发之后迅速的沮丧放弃，瘫软下去，而是坚决果断地行动起来，"不是，我和家里约了，今天回家。"

幸而罗素的家就在市内。

而且虽然她平时都像单细胞生物一样无脊椎无硬度无组织无纪律有口无肛门（？），真正要认真起来作事的话还是可以很脊椎哺乳且灵长的。（乱用词好孩子不要学）

没过多久，地上的垃圾就被大踏步地消灭掉了，衣服和书和光盘和手办[2]满满地摆了一地。罗素从中间挑出需要的放到箱子里，挑出不要的扔掉，把其他的往那"六块砖"的领域里一推，算完事。

我站在一旁，看着她在物品与物品的缝隙间，光着脚灵活的蹦来蹦去--显然是熟练工了。她今天穿的是那条惯常在宿舍里穿的枣红色宽摆雪纺裙，绵长轻盈的裙摆在洁白的脚边跳跃，像早夏破茧初试振翼的蝴蝶。

"对了，"我终于想起来问，"话说，你为什么这么爱穿长裙？"

罗素的衣橱里，长裤短裤加起来不算内裤一共一条，其他挂着堆着的，尽是各色各种材质各种剪裁的长裙。--简直已经不能算是"偏

好"，而是一种"执著"了。

如果她是那种对于外观有怨念，每个星期换四种不同面膜没有在脸上涂抹一个小时就出不了门的"不美丽不成活"型女性，或能理解。可她又是最怕麻烦的，连洗面奶都是想起来用用，不记得就算数的--无数次告诉她女孩子要及早开始皮肤保养，不然老了以后会后悔。她总是一句"反正我自己又看不到"就把我打发了。

第43节：长裙下埋着腿毛（揍）(2)

这样的人，究竟为什么会守着那一大柜子只要一穿出去，回头率就一定超过100%的长裙呢?

"嗯？"

罗素正在翻越一座书本山，大概听漏了我的话。

我把问题重复了一次。

罗素落地了。

翩然的裙摆勾住了最上面的书本，罗素一闪身，倒下腰，巧妙地把裙角晃下来--书本山摇了摇，以一种微妙的平衡继续坚挺。

"这个啊，"她拎起两本书，比较着，把一本放进箱子里，想了想，又拿出来，把另一本放进去，"因为方便啊！"答得心不在焉。

"啊？！"我一口水差点喷出来，"方便，你说笑吧？--这样，"我指着耷拉在书本上的裙边，"勾来勾去的，哪里方便了？"

我从来只听说过为了方便一条牛仔裤穿到底的，却从来没有听说为了方便储了一柜子长裙的。

"这你就不明白了，"她竖起一根指头，"为了会勾到东西而放弃长裙的便利性，无异于捡芝麻丢西瓜，放弃中国市场去讨好本国过激派--啊，不好意思我又政治了。"

"你倒说说，"我来了兴致，"这种东西，"拎起她那几乎及地的裙沿，"究竟能有什么地方方便啊？"

"很多啊！"她见我认真了，谈兴大发，"嘛，长裙这种东西，很少人穿，所以，究竟要怎么搭配呢？上面是穿T-shirt好呢，背心好呢，还是西装好呢？没有人知道，所以上身怎么穿也没关系--只要不是裸奔就没人会注意，就算上面穿着睡衣，效果还是很晚礼服。"

"……好吧。"

虽然很哽，但这句话确实不假--罗素已经有无数次穿着睡衣长裙一套就冲出门了，而几乎连我都总是没有发现，那长裙之上的就是昨

天晚上说"晚安"的时候她穿的衣服。

"还有吗？"

"当然啊，鞋子也遮住了所以穿拖鞋也……"

"重复，驳回。"

"嗯那个……长裙这种东西是脱离在流行范围之外的--今年流行板裤，明年流行热裤，后年又不知道是不是要改六分裤。长裙总之不会是年轻人的流行，所以也不会不流行，可以一直穿一直穿也没关系，你看我这条裙子，猜猜几年了？"

"三年？"

"错，"罗素很自豪地挺了挺胸，"整整十年了哦！当年是做吊带裙穿的，后来改过来了--啊，对了，就算是改动的话，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比如这个，"她指了指裙子上的一朵花，"你觉得奇怪吗？"

我摇头--这条裙子本来就很民族，再加个花也不会有多少违合感。

"是吧，这边本来是破了个洞的，所以就随便拿了两个布头凑了一朵花上去--总之啊，重新在上面加花也好，走到半路上被勾破了一个洞也好，或者前面后面整块撕掉也好，都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知道你这裙子的原貌是怎样--对了，"她忽然到衣橱里，把一大堆衣服扔出来，抓出一条各色布拼的格子裙，又把衣服们塞回去，"就是这个，这个是我叫裁缝拿旧衣服拼的--怎样，很环保吧！"

第44节：长裙下埋着腿毛（揍）(3)

"……很……环保……"

"嗯，我可是很节约的孩子。"

--我忽然有点想提一提她那五千多块的宝冢伊丽莎白BOX和那具体价格始终不敢告诉我的若干限定手办。

"更重要的是，"她忽然提高了音量，"别人永远不会知道，你在长裙底下穿了什么。"

"啊？"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就是说，"她在我面前转了个圈，裙摆飞扬，像撑开了一把华丽的小伞，"你现在知道我底下是穿了什么吗？"

我茫然摇头。

"那就对啦，"她非常开心地把裙子一掀，露出了--丑陋至极的绿棕相间极厚半截毛线裤，而且还穿反了，"别人在为要不要在牛仔裤里面夹秋裤烦恼的时候，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冬天穿这个哇哈哈哈哈哈……"

一时间我的脑袋里充满了：长裙-毛线裤-长裙-毛线裤-长裙-毛线裤的循环。

"最good的是，"罗素完全HIGH了，"夏天的时候，走路带风很凉快，而且~可~以~不~用~剃~腿~毛~哦~"

罗素把裤子一捋，露出一腿的……热带草原：

"长裙下埋着腿毛。长裙之所以飞舞得妖娆，是因为……嘛，有千万根腿毛的支持力啊！"[3]

她拎着包扬长而去。

留下我，在这寒假来临前的最后一个深夜，独自面对那--"长裙下埋着腿毛"。

[1]高尔基先生我对不起你……MS对不起的人越来越多了=口=

[2]没有大量生产的、表现原型师个性的模型。

[3]感谢CLAMP大婶们，曾经我是那么爱你们，爱有多深恨TMD就有多深（悲愤地流下被坑杀的血泪）！不明白的人请百度"樱花树下埋着尸体"。

第45节：事故四：罗素是怎么死的？(1)

（十一）事故四：罗素是怎么死的?

寒假无非是那个样。

奇怪的是我竟用了个"无非"这个词--或者说，我竟觉察到了它的无聊。

这样的寒假，从小学到现在，过了十二次。在大学的第一年：离开家三个月，重回父母怀抱，本应该充满温馨与感动的第一个寒假里，我却陡然地察觉了它的百无聊赖。

每天的日程是固定的：起床，刷牙，早饭，被父母拉出去向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展示并炫耀，午饭，读书，晚饭，看被允许看的电视，上时间范围内的网，睡觉。

Repeat。

And repeat。

And repeat again。

生活的CD在播放器里卡住了--时间在流逝，而旋律，只在原地打转，一次，一次，又一次，再一次。

重播二十次，寒假过去了。

坐在飞机上看着窗外的厚厚薄薄的云层，我发现我足够怀念有罗素的日子：只要她在那里，就算不说话，也不动，生活也会充满了……意外性。

不出所料--罗素果然在我推门回到宿舍的第一秒，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出乎意料。

她倒在地上。

面色惨白，嘴唇死青，血红的……裙摆染了一地。

"罗素？！"

我惊叫着扑过去，扶起来试了试鼻息--还好，还有气……然而……也只是有气而已：臂弯里她的体重全部转换成压力直接地作用

于我的心脏，即使她仅是那么小五十多公斤，也足以让我喘不过气来。想我一路风平浪静，连爷爷奶奶去世，都只是在一切完结之后，隔着棺木尽孝，何曾见过这样的阵势--零距离内直面这样的气若游丝奄奄一息，对于我的理智、感情、决断力和人类自觉都是……超越承受的重磅炸弹。

我斯巴达了。

或许我曾抓住她的手臂玩命摇晃，或许我曾用那根本就是很生涩的手法挤压她的胸口进行并不必要的心脏按摩，亦或许我曾对她施以完全错误的人工呼吸--事后检查发现，罗素的手臂、胸口和唇边都有莫名淤痕--然而，最后一丝思维能力还是在罗素没有停止呼吸之前闪现了人性的光芒--

我哆嗦地摸出了手机，摁下了"120"。

然后是乱七八糟的腿脚，叽里呱啦的叫嚷声，噼哩叭啦的跑步声，有人拿走了些钱，又给了我些纸--最后我像一个等待老婆生产的新父亲一样，在诊室的门口坐立不安，兜着一个又一个的圈。

"怎么样了？医生？"

"进行中"的灯终于灭了，穿着白大褂的"法官"从里面走出来--我不由自主地扑到他面前等待着生死之间的宣判。

"血糖过低，挂个水就好了。"

医生轻描淡写，语气里带着几分牛刀被用在杀鸡上的不满。

"啊？"

"嗯，"医生君大概是不满于我的小题大作，脸上一片臭气横生，"多吃点就解决了，不过一块巧克力板的事情。"

说着甩手走了。

我囧然爬进病房，在罗素的床前趴下。

吊瓶在她的床头，透明的液体顺着医疗管道，一滴一滴，注入她那因为还留着肉窝儿而显得小孩子气的手。过腰的黑发纷纷绕绕地散

满了半张床，衬着灰暗的小脸，在惨白的灯光下，益发显得脆弱而无助……

--血糖低?

我想起了医生的诊断。

这啥……

平时没听说她有这毛病啊，怎么我回家一趟就严重得厥过去了呢……

"嗯~~"

正琢磨着，罗素扭了两下，醒了。

抬头看我在旁边，大眼睛扑闪了两下，眼泪就下来了--我一时手足无措，只得随便抓着床单给她擦着，"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康德，我饿。"

她的声音哑，而且低，没来由地让我想到那只瑟缩在房间角落里的小猫。

啥?

这算咋回事?

共和国也成立了，全国人民也站起来了，改革也开放了，温饱也解决了，小康也奔上了，人民币也升值了，奥运也成功举办了--可我为什么竟在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科技成果集中的大医院里，看到这怎么看怎么像生活在两个世纪以前社会底层饥寒交迫的孩子，听到这么不协调的哀怨音符啊?

第46节：事故四：罗素是怎么死的？(2)

我想了一会。

又想了一会。

"说吧，你多天没吃饭了？"

终于，我从一堆"看上去很扯"的理由中，找到了一个"虽然看上去很扯，但是总还是有那么点靠谱"的，深吸口气，试探着问。

她眨巴眨巴眼睛，又眨巴眨巴，偏头认真地想了一会，"不知道。"

谨慎而诚恳。

我看着她那张单纯得几乎白痴的脸，一口气差点上不来，顺了半晌，才又问："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吃饭是在哪里？什么时候？"

她皱着眉头，眯起眼睛，抿着嘴--我可以想象她正在记忆的垃圾堆里努力搜索着任何"食物"相关的蛛丝马迹。三分钟后，她遗憾地摇了摇头，"不记得了。"

"忘了吃了？"

她点头。

"不记得饿了？"

她再点头。

"追新番追HIGH了？"

摇头。

"打游戏和人战得兴起忘记了？"

犹豫--最终点头。

眼睛紧闭，装睡，或者害怕被骂，然后眯开一条缝，小心翼翼地打量我，还在打量我，继续打量我……

我无话可说。

我保持沉默。

我……

我……

我对着那边一脸的淳朴天然，半天憋出一句："饿不死你的！"

愤而转身--认命地下楼帮她去食堂拿病号餐。

这个家伙，这个"看上去""显得""好像"很精明伶俐机警能干的家伙，因为"游戏正酣忘了吃饭"或是"游戏中不想挪动懒得吃饭"这样的完全不算理由的理由，在新世纪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硬生生满面菜色一脸旧社会地厥过去了啊啊啊！

我完全能体会医生那身为牛刀的郁闷，我也能体谅护士们那参观外星人般的目光，客观地说--在这一刻我多么想仰天长啸：

"罗素你把我的关心还给我啊啊啊啊啊！"

不久就出院了。--因为实在不是什么大事……原则上来说如果一个人正常地保持一日三餐乃至于减少到一日两餐制的话都不会出这么个乌龙。

罗素大概自己也觉得这次的事实在是太【吡--】了一点，出院后头几天一直保持着过度的乖巧温顺，让做点啥就做点啥，游戏打得少了，书看得多了，连续一个星期私人物品的次序都很肃整，没叫她她也会乖乖地跟着我下去到那人比菜多的食堂，在一群雄性生物打球过后酸臭的体味中认真地补充营养了。

然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星期零两天，我就……受不了了。

罗素提心吊胆地观察我的那种小眼神持续骚扰着我，连睡梦里都难以幸免。

"罗素，你该干点啥干点啥，"第三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她洗漱好乖乖开始准备吃早饭，终于忍不住了，"我没生气。"

"唉？"她抬起头，Puppy eyes里闪动着希望的光芒。

"我说……我没生气，你爱干点啥就……"

"Yeah！"她如蒙大赦，抓起NDS"嘶溜"一声钻被窝里了。--罗素同学的"不罗素"情况告一段落，她又过上了睁开眼就沉浸在动画漫画游戏里，与垃圾共生存，想起来才吃饭的日子。

第47节：算是恋爱故事吧一：马柯思的春天(1)

（十二）算是恋爱故事吧一：马柯思的春天

震撼的开始是……惊悚的一半。

罗素的梦幻级昏迷为我们的新学期生活起了一个无比高调的头--更加精彩的事件自然迫不及待接踵而至蜂拥而来。

首先出场的，是班长，上学期的班级总分第一名，十项全能优秀生代表马柯思先生。

为了故事发展的便利，我们先腾个空位，来介绍一下马柯思同学。

马柯思，男，年二十。应试教育流水线生产下出产的典型品。绝对按照："红正太-->少先队员-->共青团-->预备党员 "这样的标准路线走下来又红又专五讲四美三热爱的革命好苗子。 第一眼见到他，就觉得"正直"两个字绝对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连我这种"优等生模范"在他的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如果不出太大意外，绝对会顺着"党员-->官员-->地中海青蛙身材猥琐叔"的路线走下去，成为一个卓越的中年成功人士，光鲜亮丽的国家栋梁。[1]

外观尚可。"尚可"的意思就是眼耳鼻口眉齐活，眉毛都在眼睛上面，鼻子也没跑到嘴巴下方，既没有丑到能让人记住，也没有帅到能让人记住，只要离了眼前，基本想不起他长什么样。--着装方面非常搭配他的五官，虽然有小道消息显示他的服装都不能算便宜，可在他身上搭在一起，别说价值，就连价格也未必能够很好地体现。

优点很鲜明：热情主动；积极向上；乐于助人--虽然忽让人有"被施舍感"不过那是细节问题；社会活动能力强，以新生的身份已经接触到了学生会的高层；在同学中八面玲珑，老师间左右逢源；加之成绩优秀，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缺点也很鲜明："完美"的人永远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和不可爱。

另据八卦声称，家境超越殷实，沾权带钱--道听途说，不可考。

就是这么个地球生人型生物，在中华大地上，从小长大大谁都难免遇上一两个，估计很容易就理解他是个什么样子。

打开门，看到宿舍门口站的是是他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

要知道，较之男生宿舍鸳鸯上下窜、呻吟连成行的糟糕现状，女生宿舍的管理不可谓不严格--虽然由于硬件设施不完备，具有过硬翻墙钻窗技术的雄性生物，依然可以来去自由，采花于无人看管之间。但像马先生这样公然从大门出入的，自入学以来，还是头一次见到。

他开口第一句话："罗素同学还好吗？"

第48节：算是恋爱故事吧一：马柯思的春天(2)

我更惊讶了--我本以为他是公务在身，以"班长"的身份来找身为"学习委员"的我的，没想到他竟然是来探访罗素的……嘛，谁来探访也不该他来探访，他探访谁也不该探访罗素……要知道，罗素可是唯一一个当面和他说"我讨厌你，不要和我说话"的女生，而且就在开学第二天，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第二句话："班委会决定，由我代表大家来探望她一下。"

--所以有人说，现下有的优等生是眼高手低，高分低能，实在也并不是全然冤枉的。您瞧这一位，这话儿说的，连个谎也撒不圆。

好歹我也算是五套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持有否决票的实权人物，我这么大个学习委员就杵在丫面前，丫竟就让我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睁着眼睛说瞎话……

然则人毕竟是班长，我也没罗素那个神经那个胆色当面撕他的脸，琢磨了一下，还是向屋内招呼："……罗素，有人找。"

话音未落，马柯思君便听出是罗素恰在屋内，在我没有发起任何邀请的情况下，无视我横在门口的蹄子，径自推开门登堂入室了。

"哦，告他我不在。"罗素头也不回，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噼哩叭啦"地飞舞着。

"……"

"……"

一时间我和马君都不知道做何颜色。

"但是……人家已经在……"安静十秒，我觉得这个场景还是得由我来打个圆场。

罗素皱了皱眉头，忽然放大了音量："罗素不在，请回吧！"

"那个……罗素同学……"

大概马君实在受不了这样愚蠢的场面，终于开口了。

罗素坐在椅子上乍了一下毛，全身上下一个激灵，耳机摘下来，瞪大眼张开嘴望着马君莫名惊诧，"你怎么进来的？"

"我……"

马君抖擞了阵势，正待开讲，罗素已经顺手抄起桌边一个空矿泉水瓶子，"出去！"

马君见势不妙，退后三步，却不死心，依然扒着门框，"罗同学……"

"哐当"一声，那空矿泉水瓶子当真迎面飞来，附带泡面壳子两个--马君挂不住面子，落荒而逃。罗素死拧眉头，气鼓鼓地耷拉着拖鞋踢着裙角蹭出来，把那矿泉水瓶子和泡面壳子捡回去，仍旧在那"六块地砖"的范围内垒齐，带上耳机，依然游戏。

我看傻了。

要知道，我从三岁起，就接受"温文尔雅知书达理"教育，如非巴掌打到脸上来了，就算是有人口出恶言唾液吐到脸前面一毫米处，也依然能够保持嘴角向上三十度。这样直接把人打出去的场面，别说见，听都没听说过。

"啊，对了，"没等我回过神来，罗素忽然叫起来，"人该不会是你请来的吧？"

我当她恼了，心下惊慌，语言功能重启不能，忙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和马君划清界线。

"这就好，"她舒了口气，"如果是你请的客人，就糟了，太没礼貌了……"

"那个……就算他不请自来，"我总算找回了舌头，"你也不能这么扔人家对吧，这样也太……"

"扔他怎么了？"罗素"噗啦"一下把食指--不是小指，是食指--塞进左边鼻孔里，"这是我们的私人空间，你的和我的，你也没请他来，我也没请他来，他这就算是非法入侵，甩他俩小面盒子算给他面子了，搁美国我非拿条猎枪把他崩出去。"

盯着她被食指撑着颠簸蠕动的左鼻翼，我无言以对。

见惯了罗素抽烟喝酒烟视媚行，这扔几个瓶瓶罐罐的小阵仗实在也不足为奇--何况还是在房间里，不像上回是在公车之上众目之下，脸丢了整车，脊梁被戳了一路。

大概也是最近老和罗素一块呆着，脸皮被磨厚了。这么大个事情，我只是当下骇然，午饭吃完，也就全然抛诸脑后了。

如果不是有人点醒，我或许再不会想起来。

点醒的人很特别：是马柯思君自己。

点醒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俯下身，凑在我耳边，压低了声线，作神秘状："罗素是--喜欢我吧？"